

宋文蔚編

上冊

評註

文

法

津

梁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評註

文

法

津

梁

上册

溧陽宋文蔚編  
武進楊游校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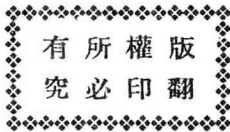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五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  
第一版

(40384A)

評註  
文法津梁三冊

上册實價國幣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必究  
翻印必究

編纂者 宋文蔚

校訂者 楊游

發行者兼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  
商務印書館

評註  
文法津梁

編輯大意

(一) 文章無法。雖連篇累牘。必至如遊騎無歸。起訖不明。後先倒置。欲求達意已難。遑言佳構乎。編者鑒於時弊。爰就古文中各法。舉示一隅。以圖挽救。

(二) 文法本變化不窮。但行文時自有一定之規律。其規律卽法也。古人之法備矣。必一一探討之。而後能神明於法。而後可以言變化。本編選擇古文各法之足資探討者。匯集而成。示學者以途徑可循。繩尺可做。庶行文時不致茫無趨向。故定名曰文法津梁。

(三) 探討之法。必有從入之途。而後事半功倍。本編分三冊。列十項。各以秩序定先後。如文貴發明題義。則造意爲先。主意既得。當求篇法。故謀篇次之。篇法既定。當求布置。故布局次之。局法既整。當分段落。故分段次之。段落既分。當求句調。故運調次之。句調之善。恃乎音節。故音節次之。又以作文材料。在求典實。故運典次之。

典實既富。事在脩飾。故脩辭次之。脩辭之法。又在句法字法之穩鍊。故鍊句次之。鍊字又次之。

(四)本編所錄。各法略備。每立一法。先釋其義。次明其法。次舉一篇或兩篇爲例。每例之中。先明其作法。復於每篇之中。詳其用法。而於用意用筆及分段之妙。尤隨處一一揭明。分註於下。每篇之後。復加總評。俾教者及讀者一覽瞭然。

(五)本篇舉例各文。皆取清淺易明者選入。綜計一百十五篇。均以文字遞進爲序。不以時代分先後。

(六)本編於文字之結構段落及句法章法。一一加以圈點。各用特別符號。以清眉目。如醒題處用△。筆法轉換及提頓處用○○○。前後線索及揭明作意處用、。分段處用「」。故作法最易尋究。

(七)每篇引用典故。及間有用字不易明白者。各於篇後擇要註明。以備參考。足爲教者及讀者減省腦力目力之助。

評註

# 文法津梁上冊目錄

## 造意

寬題窄做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窄題寬做

墨池記

曾鞏

花史館記

歸有光

兩意夾題

馬旻徠詩引

申涵光

翻陳出新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宗元

就題生情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借賓定主

送楊少尹序

韓愈

卽景抒情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託物起興

爲人求薦書

韓愈

假物爲喻

雜說四

韓愈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蘇軾

駁難本題

樊侯廟災記

歐陽修

回護題意

象祠記

王守仁

高一層壓題

送王秀才序

韓愈

低一層託題

辨姦論

蘇洵

側面襯題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對面映題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反面逼題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杜溶

謀篇

語必歸宗

留侯論

蘇軾

關鍵完密

荀卿論

蘇軾

層次先後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逆起順承

韓非論

蘇軾

題前蓄勢

縱囚論

歐陽修

虛實相涵

鼉君成詩集序

蘇軾

脈絡貫注

三國論

蘇轍

總提分疏

駁復讎議

柳宗元

引據挾議論

諱辨

韓愈

先序後議

宋清傳

柳宗元

以序事爲議論

童區寄傳

柳宗元

以議論爲序事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蘇軾

序事夾議論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韓愈

## 布局

反正相生

木假山記

蘇洵

逐段層遞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用筆轉換

原過

王安石

寓單於雙

嚴子陵祠堂記

范仲淹

翻空出奇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文中立柱

師說

韓愈

起結互應

永州新堂記

柳宗元

複筆取勢

賈誼論

蘇軾

平提側注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中權扼要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中間展局

醉白堂記

蘇軾

逐層詰難

後出師表

諸葛亮

## 造意第

作文造意。爲一篇之幹。全在平時學有心得。則題目到手。自能感觸而生意。然非將題目反覆涵泳。則意亦無從感觸。知此。則審題爲要矣。題目有宜注意之處。尤不可忽略看過。必須從此生出意思。然後謀篇布局修詞運典。一一與題相合。卽結調鍛句練字。亦能處處與題相關照。若意不切題。則餘皆不足觀矣。下列各法。皆從本題所宜注意之處著想。

## 寬題窄做

(一) 凡一題到手。乍思之。覺其甚易。似有許多說話。此題境甚寬者也。僅就題目表面看去。已有許多現成意思。供人採用。假如題目係寫春景。僅鋪敘桃紅柳綠。燕語鶯啼等可乎。題係記運動會事。僅鋪敘校旂軍樂。及種種運動事可乎。故一題到手。必須將大家口頭之陳言。掃除淨盡。將題目盡心體會。而涵泳

數過。則題目之真精神出。然後覷定真際。下筆爲文。方能奪目。所謂從窄處走也。

(二) 題目既寬。造意自然容易。惟其易也。必用同中求異之法。何謂同中求異。蓋題目雖寬。苟得其注重之處。一眼覷定。不稍放鬆。自能與衆不同矣。

(三) 如此篇題祇六個字。皆係眼前事實。絕無深奧難解之理。若在庸手。敘西山。則林壑泉石。叙宴游。則賓朋絲竹。題首始字。容易略過。文偏於此著眼。前段反跌始字。後段拍到題面。正收始字。此作者手眼與衆不同處。

###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惴。三句領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

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

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題前虛處引入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

有也。領一句。出力爲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得作呼應。有喜出望外之概。傳神者在數處。

字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點西山始字遂命僕過湘江。緣

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此記開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

皆在衽席之下。此記山高其高下之勢。岌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

遯隱。此登高俯瞰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此登高仰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上與

之文未始知西山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

而不知其所窮。此言西山之高。以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

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神釋。與萬化冥合。寫宴游九旬然後知吾嚮之未

始游。游於是乎始。然後知三字。愈用愈醒。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前路從游字說起。反跌西山。落到始字。中間說西山處。又回應首段一句。再敘宴

游。乃是西山之宴游。與起段宴游不同。結仍收到始字。

西山輿地記西山在湖南零陵縣城柳宗元字子厚。柳州刺史。卒與韓愈齊名。永州

僇人謂有罪之人。子厚坐黨罪。譴宦故云隙與隙字同施施徐行也漫漫漫漫長也。又散布湘江自廣

安縣流入零陵縣界東 染溪 卽愚溪在零陵縣城四東流入於 葭 音映草 峴 深山

北流至湘口瀟水會焉 狀 低下 埵 蟻封也 元和 唐憲宗年號

### 窄題寬做

(一)文中意思必從題目生出。凡題有議論可發。情景可布者。皆非窄題也。假如尋常事物。本無可發揮。若不就題推論。則無可著筆。又如題中含有數項。必須用意聯絡。如輕重失倫。難於融洽。皆屬窄題。思路枯窘者。遇此等題。每易束手。全在手筆靈敏。於無情中發出至情。自成一篇妙文。所謂從寬處走也。

(二)作窄題。固須從寬處著想。然造意不出於題中。行文必泛而無歸。古人謂情文相生。惟善審題情者。乃能不爲題窘。何謂善審題情。一題到手。細細涵泳一番。雖極窄之題。必有一段真情在內。或從此推向題外。或假寓己意。自能發出極有關係文字。而仍歸宿到本題。

(三)如第一篇墨池記。若論正面。不過爲王羲之故跡。數語可了。文首段還題

面後。卽從學書推出學道一層。又以脩復墨池。推出勉人學道一層。末更推到仁人莊士。流風令人思慕。更甚墨池。波瀾富有。不復覺題之窄。又如第二篇花史二字。本無情理。如何聯絡。文先從花生情。合到史。繼從史生情。合到花。融洽一氣。絕不費力。末以觀世如史。觀史如花串說。揭明作意。靈心四映。絕不覺題之難。

## 墨池記

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首記其地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

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次點墨池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此爲其故跡。豈信然耶。一作一疑筆。引起下文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

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承上發感慨。言外見記所云不足信羲之書晚

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含學字意。作一折筆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

學不如彼耶。點醒字則學固豈可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耶。推到學道。文思壯闊墨池之上。今爲

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此數句爲作記正面推王君之意。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從墨池作宕筆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耶。又從勉人學道作官筆兩筆分輕重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折承上况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推進一層於小中見大收束全篇餘

然觀愜  
凡作文造意。須知移步換形之法。此文因墨池上有學舍。是以推到學道上立論。若在他處。則又不當作如是觀矣。

曾鞏

字子固南豐人宋嘉祐二年進士通官至中書舍人稱南豐先生與歐陽修齊名爲學者所宗

臨川

今江西臨川縣

王羲之

字逸少晉

王導從子仕至右軍將軍嘗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就之若未必後之也羲之嘗爲會稽內史與王述不合稱病去郡與東土人士營山  
水釣弋之娛徧遊東中諸郡名張芝字伯英善草書  
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

### 花史館記

歸有光

子問居長洲之甫里。余女弟婿也。余時過之。泛舟吳淞江。游白蓮寺。憩安隱堂。想天



隨先生之高風相與慨然太息而子問必挾史記以行從甫里生情提出天隨遺世

如余少好是書以為自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獨子問以余言為然班氏漢書斷

通史能盡世意謂史遷觀世如史也間歲不見見必問史記語不及他也一會其堂燬新作精舍名曰

花史館先點清題目蓋植四時花木於庭而度史記於室日諷誦其中謂人生如是

足矣當無營於世也數語還題面夫四時之花木在於天地運轉古今代謝之中其

積漸豈有異哉承上世字從花木生人於天地間獨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

耳虛宕一筆靜而處其外視天地間萬事如庭中之花開謝於吾前而已矣自黃帝迄於

太初上下二千餘年吾靜而觀之豈不猶四時之花也哉從觀世如史遞到觀史吾

與子問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內視二千餘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為已有營營

而不知止迴應又安能觀世如史觀史如花也哉中間余與子問言及此抑亦進

於史矣能觀世如史所遂書之以為記

通篇命意在無營於世故能靜觀世變因即謂觀世如史觀史如花將題中花史

二字一線穿成。筆墨盡化爲煙雲。

歸有光

字熙甫崑山人明嘉靖進士學者稱震川先生

天隨先生

唐陸龜蒙字魯望長興人寓松江甫里

世稱高士

皮音詭字又作癡謂安置之也

太初

史記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太初漢武年號

### 兩意夾題

(一) 作文造意最忌平實。凡起首卽說題面者。其文必平實。法當先在題前。從旁面翻騰取勢。前人作文有以一意翻騰而下者。其取勢必勁直。有以兩意翻騰而下者。其取勢必雄厚。法雖不同。其於題前翻騰則一也。所謂兩意翻騰者。蓋從旁面造意。一彼一此。兩意互翻。中間卽夾出題目正意。不但題意透露。卽行文亦倍有氣勢。

(二) 夾題之法。須離開題面。從題之兩旁。生出意思。交互翻騰。則題之正面。自然騰涌而出。其作法。開首卽須兩意並提。以下卽承上文。交互翻騰。夾出題目。然後再就題目推論。挽合上文。則賓主分明。而題之正面愈醒。

(三)如此題。原爲馬旻徠詩作引。題意則謂馬旻徠詩人。而又儒者也。若先稱其詩。再及其理學。則未見理學之重。若先稱其理學。而後言其工詩。則入題太緩。而又賓主失序。文於題前。將詩與理學之不相入。交互翻騰。至撥入正面。說到真理學。卽眞詩人。愈見其詩之可貴。此作文造意之巧也。

### 馬旻徠詩引

申涵光

上谷一郡。多理學。猶有靜修先生之遺風焉。從理學凌空起。步伏下。而馬子旻徠以詩著。次點詩字。

爲下互夫理學與詩判而不一也。久矣。提筆振起全局。儒者斥詩爲末技。比於雕蟲之屬。此重

理學而而太白嘲誚魯儒。備極醜詆。此工於詩而輕理學者。殊途者異議。理固然歟。一題前五翻

旻徠制行醇謹。無夸毗之習。所著養正諸書。皆理學篤論。而詩格大雅。卓然成家。則

又何故。從互翻入題。此處已可寫正面也。予謂世俗所謂理學與詩皆非也。承上再用

深進一層互翻褒衣緩步。白髮死章句。此士而腐者。漢高所以解冠溺之耳。腐儒不而士之

以風雅自負者。率佻蕩越閑。以綺語飾其陋。本之則無詩。又可知。此爲風雅不但非儒亦非詩人三

百篇多忠臣孝子之章。承上從夾縫中間至性所激發而成聲不煩雕繪而惻然動

物是真理學即真詩也。道出詩學本源此處雖未拍即如靜修先生紹濂雒之統高

風亮節為元醇儒。真理今讀其集古健真削無愧唐音。真詩不可以證其合乎。以靜

生作證回應篇首引起下文晏徠勉旃生禮義之鄉秉聲音之正合程朱李杜為一身匪異人任

矣。應篇首作結餘咏曲包

先從理學與詩不相入處互翻。夾出正意。見得真理學未有不能詩。即真詩人未有不從理學出者。探風雅之源。是真文學家言也。

申涵光

字曉盟明永年人少穎異博涉經史善為詩所著有聰山集靜修先生元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三歲識書六歲能詩長而深

究性理愛諸葛孔明靜以修李白所字太白唐山東人天才瞻逸天復初至長安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

日相樂。漢高解冠溺之。史記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漉溺其中。儒濂雒宋周敦頤字

伯淳。弟頤。字正叔。同居濂溪。號濂溪。先生。稱濂溪。之。學。程朱。二人。朱。伯。淳。正。叔。兄。弟。

道得聖李杜。甫字少陵。唐詩人。上谷。同縣。等。處。皆。古。上。谷。郡。夸。崑。崑。體。柔。也。注。奪。

云屈己卑身  
以柔順人也

## 翻陳出新

(一) 作文最忌陳言。欲祛此弊。首在造意。蓋意新。則一切陳言。自無從犯其筆端。無論何題。必將我與人共有之意。盡力翻去。然後能生出新意。如仁者不忍殺人。此共有之意也。若云惟殺止殺。殺人正所以爲仁。則翻去常解。閱者自覺造意新穎矣。舉此可以類推。

(二) 造意固貴翻新。然必於是題實有心悟。所造之意。自能脫去常解。方能制勝。若有意翻新。用意或溢出題外。甚且與題相背。則詞意必不能圓足。蓋所謂翻新者。驟讀之。若出人意外。細思之。仍不出題中。乃爲合法。

(三) 如此題。若謂必威惠足以服人。然後人始服從其令。而爲之役。此送人作宦。千篇一律之陳言也。文首段卽云。官爲民之役。而非役民。造意甚新。其實卽從常解中翻出。次段承明作意。復從傭役上指點一番。拍到作宦。揭明勢不同。

而理同足以發人猛省。

###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

土者。若知其職乎。職字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揭明作意凡民之食於土者。出

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值。息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息之又從而

盜之。以吏為傭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值。息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

矣。即從喻意作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以勢字

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頓住以下存義假令零陵

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

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從送行正面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

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照首句作結句中賞字

起手即提明作意。次段承明吏與傭相同之理。以下即用反跌之筆。見得民不能

黜罰之者。由於勢不同也。他人作序。多言作吏之樂。此獨惕以恐而畏其能。掃去陳言。由於造意新也。

河東

唐縣今山  
西永濟縣潞水  
虎五反岸上  
遼曰潞

零陵

唐縣今湖  
南零陵縣

考績幽明

尚書舜典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

### 就題生情

(一) 凡題有議論可發。有事實可記者。作文時。造意尙不爲難。若係游覽山水。或爲園林作記。苟但言其四時風景。及樓臺之位置。千篇一律。易使閱者厭倦。必就題中生出意思。或緣情事爲波瀾。或別求義理。以寄襟抱。方能爲題目別開生面。而造意亦不雷同。

(二) 古人云。文生於情。有題目之情。有作者之情。必作者之情。與題目之情。融洽一氣。然後能生出至文。不能移置他題。亦不能移贈他人。悟此。則無不切之陳言。而造意自能簇簇生新矣。

(三) 如此題新脩二字。乃題目之情。而未得造觀。則作者之情也。篇中全從自

己未得造觀生情。題前層層反跌。中間略敘題面。點出新修。還他題情。末段仍說到自己。而江山之好。登望之樂。祇結筆一點。悠然不盡。

### 新脩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游觀之美。此句開字著眼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

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係官於朝。願莫之遂。

未得造觀一層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

王閣者。未得造觀二層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

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倘得一至其處。竊寄目

償所願焉。有可以造觀之機先作一頓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

江南西道。此處入題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

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合。令修於庭戶。數

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王公德政即從自序中帶出用筆措詞得體此文章駕馭法也吾雖欲出意



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此一段又以前因無因作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

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

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帶映一筆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

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敘新修從旁人口中說出與夫得造觀相應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

撓折者蓋瓦級輒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之題

正而祇此數句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至此方點題此先做後點注也愈既以

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曜焉。總收上文乃不辭而承公命其

江山之好望登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尙能爲公賦之。開首欲觀未能中間有可至之因而又未至結筆可以

如獲從公遊掉轉帶敘景物全從空處著筆

從未得造觀生情中間帶敘王公德政用筆靈敏愈見文章波瀾一結悠然意遠。

韓愈 唐字退之鄆州南陽人擢進士第累官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內愈上表切諫貶潮州刺史旋移袁州召拜國子祭酒年五十七卒贈禮部尚書

一 謹曰文所作文輔翼六經滕王閣在江西省城章江門上唐高宗子元嬰封滕王時所建也三王序賦記唐

勃作序王緒作賦太原揭陽今廣東揭陽縣江南西道唐初江西隸江南道至開元中

王仲舒爲從事日作記揭陽今廣東揭陽縣蓋瓦蓋覆之瓦級輒陸級之輒漫漶不詳明也

### 借賓定主

(一) 以題目爲主。從題外引來作陪者爲賓。然賓中意思。仍須從主中生出。或在主之反面。或在主之對面。方與題目有情。譬如交友。觀其平日所與游處之人。則其人之賢否自見。所謂借賓定主也。

(二) 賓中之意。有用在中間。或起首者。如在中間。必須特用提筆振起。翻到主位。爲一篇之精神所注。若在起首。祇須徐徐引入。爲主位作對照之勢。及拍到主位。則又借作翻騰。回應起段。使文之首尾相應。其法總要賓主分明。知用筆開合之法。則賓主自然分明矣。

(三) 如此篇。開首卽引二疏爲賓者。以其事正與楊少尹相同也。故說二疏之

賢。卽對照少尹之賢。次段言楊與二疏不異。是言借來作陪之意。後段言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則又側重主位。此謂賓主分明。中間借二疏事。生出波瀾。則賓主倍覺有情矣。

###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引好來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

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賢字一篇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

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詳敘二疏辭位時事。爲後翻騰伏案時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

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東上領起全篇世嘗說古今人不相及。今

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一作一宕筆以異字領起下同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借病不能出生。出賓主中波瀾

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

否。以字與與通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迹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

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掉一筆語有變換以然吾聞楊侯之去。一波生丞相有愛而

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此二疏又從楊侯挽到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收到主位一作一束筆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此又從反面引來楊侯始冠舉於

其鄉。歌鹿鳴而來也。折到前一層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

吾童子時所釣游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說到歸後情古

之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深許其賢與起處賢字暗應言外有慨他人不

意能

楊少尹去位。恰好與二疏相同。借二疏以見少尹之賢。中間從遇病不出。生出波瀾。又以主顧賓情文相生。可悟造意之法。

楊巨源

字景山。蒲州人。唐貞元中進士。文宗太和。中爲河中少尹。疏廣 字仲翁。漢東海蘭陵人。仕至太子太

不辱乃上疏乞骸骨。上去恐有後祖道 黃帝子。粟祖好遠游。而因以飲酒送別爲

卽景抒情

(一) 題目之種類雖多。其大別則理與情二者盡之矣。理不可以空言。必卽物以明理。情不可以顯言。必卽景以寓情。言情之作。較言理尤易於動人。兩間風景。隨四時而變換。故能光景常新。人生懷抱。亦隨所感而異。偶與風景相會。則借以抒其情思。此言情之文。所以必寓於風景也。

(二) 四時風景雖同。而人有憂樂之分。攬景之情。亦隨之而異。以樂心感者。雖風雨晦冥。亦有悠然自得之趣。以憂心感者。雖天日清明。亦不能遣其愁緒。故風景亦隨各人懷抱而判別也。

(三) 如此題。注重在一快字。而張夢得以謫居齊安。則其中必有不能快然者。文首段先敘亭中風景。覽之足以快心。中間揭明人之憂樂不同。攬景之情不能無異。入後言張君能不以物傷性。無往而不快。歸到作文本旨。

###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江流之勝一至於赤

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

江流之勝。領起首段。

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

次記後居為

段伏案

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

點亭字。江流之勝。四字著眼。

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

哉。次點亭名。有層次。

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合。晝則舟楫出沒。

於其間。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

上。舉目而足。

承上廬字來。此言江水之勝。

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

父之舍。皆可指數。

此言近江諸山之勝。

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

釋名。亭之意。跟上文。江流之勝來。

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

快。世俗

此覽古之勝。應上赤壁之下。句此又從風景外生出一勝。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于蘭臺之宮。有風颯然

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

此快哉字出處。

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

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

以上宋玉賦。

玉之言。蓋有諷焉。

即題目出處。發出議論。

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

得暗照張夢居意。

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

變也。而風何與焉。

提起下文發議。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

此句開。使其

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此句合從空今張君不以謫爲患。入題目收會計  
之。餘。功。而。自。放。於。山。水。之。間。此下從不快此。中。宜。有。以。過。人。者。所謂不以將。蓬。戶。  
甕。牖。無。所。不。快。文退一筆而。況。乎。加筆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  
之。勝。以。自。適。也。哉。江回應上文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  
皆。騷。人。志。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反掉作敢所謂中不

在詭  
居乎

文從謫宦生情。偏從不快處。寫出快字。前半寫江流之勝。是快哉之正面。後路拍  
到張君。卽從景物上生出議論。其線索在不以物傷性一句。結段抑揚頓挫。絕妙  
文情。此工於造意者也。

黃州

卽今湖北黃岡縣

西陵

峽名在今湖北東湖縣一也

湘沅

湘水源出貴州。沅水源出廣西。俱匯

湖入大江

漢沔

漢水出陝西。沔水出湖北。境沔水亦源

赤壁

指黃岡縣之赤鼻山言。非嘉魚縣曹

操戰敗之

齊安

卽黃州

蘇轍

字洵。由宋蜀眉山也

### 託物起興

(一)前法卽景抒情。謂因風景之異。借以自抒其情。此情之緣景而生者也。亦有欲自達其情。而不能逕達。則假物情之有類於己者。託以起興。然後申明所欲達之情。此物之緣情而生者也。惟其情發於中。有觸於物。一經託興。無情之物。皆屬有情。卽己之情。且因之益顯。此法謂之興體。

(二)興者。假於物情。以引起吾情也。如吾之情在求友。則以鳴鳥之呼羣爲興。以引起之。我之情在聯兄弟。則以花之萼跗相銜爲興。以引起之。大抵皆在文之首段。以下或從物情。串到己情。或由己情。輓到物情。取其互相照應。此又在謀篇時。隨宜斟酌也。

(三)如此篇伯樂善相馬。匠石善度材。此皆與薦士相類者也。望人推薦。而以此起興。既自見身分。亦爲薦者所樂聞。中間卽以興意與正意互說。末仍輓到興意作結。



爲人求薦書

韓愈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從木與馬說起用側

石勢跌起匠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

足也。「求」到匠石伯樂以與起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承與意

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映入於是不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

何足云。「起」應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

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爲此數語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一句昔人有鬻馬不

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

終始言之耳。仍法專重求某再拜。

以己之求人薦達卽以木之被知匠石馬之見賞於伯樂起興薦者與被薦者身

分均見此文章造意之妙也。

匠石莊子匠石見樛社樹斲之百圍觀者如市伯樂一顧戰國策有賣駿馬者三且人莫與言

及伯樂視之去而復顧價增十倍而  
姻婭詩小雅瓊瓊姻婭妻之  
父曰姻兩婿相謂爲婭

### 假物爲喻

(一) 喻卽比也。此與前興體。雖均之假於物以見意。而用法不同。興多在篇首。用以興起正意。以下則以正意挽合。或略加映帶而已。比則寓正意於比中有通篇皆比。全不說明正意者。或篇中與正意相參。則爲正喻夾寫。此法用之說理。最見造意之妙。

(二) 理不可以空言。而常隱於事物之中。昧者不察。惟智者深觀有得。往往假物理以喻人情。昔漢蒯通。嘗教韓信反。及信被誅。漢高帝召通責問。通對曰。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云云。語雖滑稽。然固善言物理以通於人情者也。

(三) 如韓愈雜說四。正意言懷才之士。屈於不知己。雖有才。不能自見。通篇全以良馬不遇伯樂爲喻。至正意。則使讀者於言外領會。又蘇軾論畫。其正意爲

當動以天機。中間晝日之喻。則反乎天機者也。醉與夢兩喻。則動乎天機者也。此皆善言物情者。

### 雜說四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突一起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承反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再用反筆」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上正接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陡承上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此是喻意正面爲屈」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爲折筆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上結筆。繳應。不知。

此喻懷才不遇知己。而困於不知己者。全篇皆比。正意卽寓於喻意中。

千里馬

荀子夫驥一日而千里

伯樂知馬

周孫陽字伯樂伯樂過虞坂有馱泣

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  
聲聞於天彼見知者也

###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蘇軾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

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從畫敘起此豈

強記不忘者乎作一折筆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此滯於天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

不以趾捉此動於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天機醒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

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神智兩下雖然有道有藝從上下有道而不藝則物雖

形於心不形於手動以天機者道也然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

而與佛合引一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所謂道與況自畫其所見者乎到收

題本

以畫日作反喻以醉與夢作正喻言滯於迹與動於天機之不同也此正喻夾寫

與前篇全作喻意不同

李伯時名公麟宋舒州人元祐進士元符山莊圖伯時居龍眠肆意於巖壑間

蘇軾

字子瞻。宋蜀眉山。人父洵。弟轍。皆以文章名世。稱三蘇。子瞻與弟時。召

試。值史館。神宗時。議新法。與安石不合。出海外。調居黃州。因築室城東。號東坡。居  
士。哲宗時。官兵部尙書。宣仁后崩。以讒謫。海外。徽宗時。更築室城東。號東坡。居  
追州。年六十。贈文忠。

## 駁難本題

(一) 前法系從題中翻出新意。此則用己意駁難本題。一就題推論。一以我馭題。用法不同也。然必題理本未圓足。作者於造意時。或舉例以駁之。或設詞以難之。如論弭兵。則言今日何以有歐洲大戰。此舉例以駁之之說也。論競爭。則言戰禍酷烈。非人民之福。此設詞以難之之說也。務使文中用意。實能補足題理。無罅隙可攻。方爲合法。

(二) 駁難之法。須將題中罅隙處看出。卽一眼覷定。文中或先作曲筆。代原題意。然後以己意駁正之。或開手卽揭明誤處。旋用己意層層詰難。直攻題堅。然後以正意結之。如是則題中罅隙。無可遁飾。而已之本意。乃無不盡之懷。

(三)如此篇。樊侯廟災。起手即將人言侯怒而爲之一句。敍明立案。次段言侯之功德。宜在祀典。而其聰明正直又如此。可知必不妄作威福以禍民。第三段又承次段說來。層層詰難。則人言之不足據。不攻自破。末始揭醒已意。所謂圖窮而匕首見也。更以反掉之筆。繳足已意。神完氣足。最擅勝場。

### 樊侯廟災記

歐陽修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

侯怒而爲之也。「敍明廟災以人言立案」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

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提出有功德於民五字反對題

下意即伏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初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

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此言樊侯有功於鄭亦反對題意」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

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此言侯之

靈聰明正直見必不妄作威福亦反對題意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

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轉起筆下文振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承上層詰

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耶。承上層詰風霆雨雹天之所

以震曜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耶。承上層詰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

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為雹。此災之由來是正意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

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耶。前路千迴百折至此方結不然暗鳴叱咤

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反掉作收

前路寓意含蓄。中間層層駁難。無意不搜。無語不雋。結到正意。反掉作收。一筆束

住全篇。是何神勇。

歐陽修

字永叔廬陵人宋仁宗朝進士歷官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樊侯名

沛人以屠狗為事從漢高祖起豐鄭今河南滎陽京索滎陽今河南滎陽縣

在其事危鴻門沛公與項羽會於鴻門羽有殺沛公傳刃以不致傳刃公書所

中者畏秦法也注東方暗鳴叱咤謂項羽怒意叱咤發怒聲韓信

### 迴護題意

(一)前人論作文有尊題法。迴護亦尊題之意也。此與前駁難同。爲以我馭題。然駁難在能攻題之罅隙。用法尙易。迴護必須彌縫其罅隙。用法較難。蓋一用直筆。一用曲筆也。如論人之失。或略述原心。或舉功掩過。若其人末路可取。則以晚節蓋之。此皆迴護之法。

(二)迴護之法。不止一端。凡題意或僅據一偏。或理有未充。文能立說。斡旋。皆迴護也。所謂立說斡旋者。如議司法誤出人罪。則謂其有愛人之心。究勝於羅織。論軍人違令輕進。則謂其有冒險之勇。可用以禦敵。似此立論。則理足詞圓。雖迴護而確有至理。

(三)如此篇。象祠經柳子厚毀之於前。已極言其不當立。今欲反其意。則必爲象立說。斡旋。作者卽以象祠能延至今日。當時必爲人民所愛慕。可知其已被化於舜。開首卽提出舜來。作一篇之主。中間偏於無中生有處。層層作證。確有



妙悟。末又揭明人性之善。見得無不可化之人。况舜之德之至。豈不能化象。立說更有至理。眞善於迴護者也。

###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諸苗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之請。新其祠宇。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先擊醒其新之也。曰。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苗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高曾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祀。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盛於今。壞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先言不應祠用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特提舜字爲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後乎。苗尙能化不然。古之桀。鰲者。豈少哉。更反接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

烝。又。不。格。姦。瞽。叟。亦。允。若。止引書此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諸。進。治。於。善。

則。不。至。於。惡。不。底。於。姦。則。必。入。於。善。弟父化則此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於以無為有善此

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止引孟子此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

扶。持。輔。導。之。者。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見管蔡不免可善斯可以見象之既

化。於。舜。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民。既。死。而。人。懷。之。也。又從孟子悟出扶持

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

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應吾於是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諸。苗。之。奉。之。

也。承。象。之。修。也。收解釋毀字吾。將。以。表。於。世。上吾將以三字與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

猶。可。以。改。此句收上象化於舜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此句

能收上舜象化故。因。安。君。之。請。而。推。本。於。舜。德。之。入。於。人。者。深。澤。流。於。遠。且。久。者。有。如。斯。云。

從。化。於。舜。立。論。苦。無。依。據。文。於。中。間。據。書。經。瞽。叟。允。若。一。句。悟。出。象。亦。與。之。俱。化。

又。據。孟。子。使。吏。治。其。國。一。句。悟。出。舜。扶。持。輔。導。之。益。所。以。既。死。而。人。懷。之。為。之。立。

祠以至今。則祠自然宜新不宜毀。文人之筆。無所不可。

王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明弘治進士。天姿敏異。其學主致良知。

靈博象祠

按明武宗正德元年。守仁忤劉瑾。謫貴州龍場驛丞。貴州宣慰

使系安姓。世襲守仁文集。有與安宜慰論滅驛書。中間稱罪。有鼻之祀。今湖南

鳳亭祠。象唐元和。中刺史薛伯高。干羽。虞書。舞千羽於兩管蔡。周武王克殷。殺

以壤殷祀。而使管叔。蔡叔。監其國。武王崩。管蔡以殷畔。周公東征。誅之。

## 高一層壓題

(一) 題目身分。在作者看去。尚以爲未足。自必推高一層。以滿題之量。然使但就題中本位著筆。謂如何是不足。如何便足。則說不足一邊。未免近於罵題。即說到足一邊。亦不能十分得力。惟離卻本位。緊對題意。從高一層發揮。則本題之所以不足。愈見。拍到本題。即不必多著議論。此壓題法之所以妙也。

(二) 壓題之法。有從題之反面壓者。如前樊侯廟災記。中段云。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又云。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有此兩句。則樊侯之不當爲

災自見。有從題之正面壓者。如前送薛存義之任序首段。蓋民之役二句。則更不當恃勢以虐民可知矣。凡此反正兩面。皆從本題推高一層立論。餘可類推。(二)如此篇。王秀才之失意而歸。必有不平於中者。故借醉鄉之後人生情。引出阮籍陶潛諸人。以廣其意。中間離開本題。提出顏曾得聖人爲依歸。以道爲樂。身分更在阮陶之上。爲王秀才佔地步。不必多爲寬解之詞。而不平之氣自化。此文之造意最高者。

### 送王秀才序

韓愈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虛籠一筆便含有不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優蹇不欲與世接。而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回應旨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及於其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提出醉人之徒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

績在廷之人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引又從近世再作一吾既悲醉鄉之文詞。而又嘉良臣之烈著悲字。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又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隱然以聖人。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歸到酒字作收

文凡三層。第一層以阮陶之詩見得醉鄉記。是有託而逃。借以抒其不平。第二層提出顏曾見得以聖人爲師。則心能樂道。自無不平。第三層拍到正面。卽以樂道之心。化其不平之意。結以酒字作收。不徒回應篇首。亦隱寓慰藉之意。

醉鄉記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王通之弟。隋大業末。舉孝廉。唐武德中。詔徵前朝官待詔。門下省。貞觀初。以疾歸。與仲長子光借隱性簡傲。好飲酒。

能盡五斗著五斗先阮籍字嗣宗。晉時陳留尉。氏人嗜酒。放曠。人謂之癡。開步生傳及醉鄉記等篇。 何如司馬相如王大人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陶潛之粟元亮居博陽。紫芝 管臣不肯仕宋。委濕氏亦與同志。凡有客造者。輒設酒。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君且去。年六十三卒。顏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 一瓢飲不改其樂。不曾參而字子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貞觀年號。開元唐 怒不貳過早死。

號宗年

### 低一層託法

(一)前法從高處壓題。係從題目本位。進一步說。此法低一層託題。係從題目本位。退一步說。雖同一造意之妙。然低處託題。尤能使題目意思。加倍透露。凡題目有難顯之情。尤莫妙於用託。昔莊子知世界無窮。而難於正言。乃以四海之在天地間。如壘空之在大澤。而中國之在海內。又如稊米之在太倉。有此兩託。則世界無窮。已不言而自喻矣。此卽低一層託法也。

(二)事物之高低。本無定形。以高者與高者比較。不見其高也。惟舉一低者相形。則高者見矣。衡量人品亦然。欲揚其人之善。先取其所不如者稱道之。則其人之善益見。其法總不外賓主相形。或先從賓位。分數層翻騰。然後折到主位。或先原題起。中間提空立論。至後段拍到主位。卽迴應前半。用法不同。務須賓主分明。方合題位。

(二)如此題。著眼一辨字。人人知之。然題意則在不能辨。與不易辨。篇中先言王衍之惡。山巨源能辨之。盧杞之惡。郭汾陽能辨之。則歐陽修文彥博之不能辨。荆公已暗暗託出矣。次言王衍有虛名。而陰險不如盧杞。盧杞雖陰險。而虛名不如王衍。則荆公之難辨。更甚於王盧。亦從此處託出矣。然則果如何辨之。蓋辨之於不近人情也。後半即從此生出議論。爲辨字結局。

### 辨姦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提出事字理字爲辨字埋根

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

平心而察不爲好惡利害

所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

從天地陰陽之所可知者作一觀筆

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

挽上與

字理二

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

歐陽修嘗勸洵

與荆公游

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兩句束上說出不知辨

昔者山巨源見

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引見微知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

遺類矣。

又引一見微知著作證

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

應字上

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

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沈。雖盜虛名而無虛杞之奸使晉無惠帝。僅得

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必衍未虛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

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無衍之非德宗之暗鄙。亦何從而用之。杞亦未由是

言之。二公之料。二子其事。亦容有未必然也。應上事字言二子既未必用不能遂其奸雖理有固然亦非事所必至兩層夾

出下今有人。指荆公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

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虛名甚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奸術甚是

王衍。虛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頓一筆束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憲澣

此人之至情也。提出下情二字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

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宕下筆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

也。從不近人情處辨其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虛名雖盛而未形雖有願治之主

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反織上文山巨源郭汾陽及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

者。非特二子之比也。闢去實位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善用兵者。早粉其無



爲則不致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  
見微知著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言使天下被禍而已受知言不多也  
言爲過亦猶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也。

荆公未用時。歐陽修文彥博皆重其名。及新拜參政。司馬光亦以爲人望所歸。老  
泉此文獨辨之於先。以山潯汾陽之能辨。託出歐文諸人之不能辨。以王盧之各  
有短長。託出荆公之陰險。非二人之比。處處皆從低一層託。玩此可知造意之妙。

蘇洵

字明允四川眉山人宋嘉祐間與二子賦轍至京師歐陽修得洵所著權  
書衡論二十篇上之除校書郎名動京師一時學者以其父子均知名稱

蘇老

老嫗生此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皆石勒所害  
山巨源 名濤晉河內懷人晉武帝朝爲吏部尙  
書甄別人物各爲品題時稱山公啓事 王衍 字夷甫臨沂人總角時

非此人也仕百累遷至司徒爲石勒所害 郭汾陽 唐華州鄭人名子  
儀以功封汾陽王 盧杞 字子良唐

滑州人德宗朝與楊炎並相貌醜色如藍有口辯婦人見之必笑客姬妾不難  
左右杞至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不得

志吾族 豎刁易牙開方 史記管仲病桓公問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  
無類矣

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終用豎刁何以亂齊  
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終用豎刁何以亂齊

## 側面襯題

(一) 作文最忌意思單簡。能從題之前後左右著想。自然意義層出。不爲題窘。此惟善審題情者能之。何謂善審題情。嘗見演說家。論事必溯其源。窮其流。又能推其變遷。預言補救。其能盡其利害者。由於熟其事情也。作文猶之演說。能從側面造意。自然旁見側出。生發不窮矣。

(二) 襯題之法。如畫師畫花。全從四面煊染。顯出花之精神。題之正面。猶花也。多用襯筆。則正意愈顯。如前送王秀才序。中間並無一語道其有不平之心。但言阮籍陶潛之飲酒。顏淵之簞食瓢飲。曾參之歌聲出金石。均從側面烘託。而其不平之心。已在言外。此襯法之妙也。

(三) 如此篇用意。在願見太尉。起首全不說破。但在作文養氣上發論。而以求天下奇聞壯觀一句。爲前後脈絡。中間許多見字。皆從側面生出。至末方點出願見太尉。通篇波瀾層出。悟此造意。自無窘步矣。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

養。而致。以養氣爲學。文非思之親切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

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養氣之證一。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

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養氣之證二。此雖與孟子此二子者。豈嘗執筆

學爲如此之文哉。承上學字。折。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

不自知也。重發文爲氣之所形。束上引起下文。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鄰里鄉黨之

人。對上燕趙間豪傑。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對上周覽四百氏

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跡。不足以激發其志氣。預定主意。恐遂汨沒。故決然舍

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承上太史公行天下來。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

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因遊覽而懷古。此奇聞壯觀之一。至京師。仰觀天子宮

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與上數百里之間。對此奇聞壯觀二。

見翰林歐陽公。又將同時所錄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

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承上鄰里鄉黨來奇聞壯觀之三此層較上

太慰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

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自過秦漢之故都至此皆求激發且夫人之學也不

志其大。大字著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見於水見黃河之大

且深。再見於人見歐陽公。三見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以三見字陪故願得觀賢人之光

耀。先出見字後出願字行文倍覺有力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觀字開字

奇聞將山水與歐陽公重提一番總束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

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益以治其文

且學為政。收文字帶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以數字收前開字

通篇以激發志氣為主而以求奇聞壯觀為線索願見太尉之意從側面層層觀

託而出至末祇一點而全神均見此文之最有氣勢者

蘇轍字子由眉山人文韓太尉名琦宋相州人封魏國公士知貢舉祐二年琦

均出其門下其秦漢之故都秦及西漢皆都關中終南山名在陝西省城之嵩

華二山名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北五嶽之中嶽也其

## 對面映題

(一) 凡作文。從對面映題。如以鏡取形。以燈取影。言在此而意在彼。最見造意之妙。蓋本題之意。若專從正面發揮。每易犯實。不若從對面映出。則一面而兩面俱到。譬如兩人同作一題之文。獨稱此人之文。如何合法。則彼作之不合題。自可從對面悟出。此造意之法也。

(二) 映題之法。須妙造自然。不得稍涉牽強。前人作文。一篇之中。互相照應。亦有用映法者。如前花史館記。中間寫花之四時開謝。卽映史。寫史之古今代謝。卽映花。寫花史處。卽映到閱人成世。然此但就本篇互相照應。非從題之對面生情也。

(三)如此篇欲言勤上人不負歐公。偏從歐公之客。多負歐公。對面映出。篇首極言歐公待客之誠。亦從對面映負歐公者之不賢。而不負歐公者之賢。亦卽從對面映出。映法之妙。耐人尋味。

###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引翟公事。篇起全篇。然予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即借程公反嘆。故太子。歐公入題甚捷。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傑。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折一筆擊。動下文。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數句敘歐公。好客之誠。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繳首。而公之士。叛公於瞬

息俄頃之際。機次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結首次二段公不

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引入惠勤不突佛者惠勤從公遊三

十餘年公嘗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帶出題公薨於汝陰予哭之於

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見其語不負起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

於勤者。即從上文俗情作一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從勤一面繼足感入公予

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此語將

上文歐公愛士之誠及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

傳於世予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傳勤即

歐公同願  
篇首不略

寫勤之不負歐公而歐公好士之誠與不責報於人之德一齊寫出亦對映法也

勤上人。其名素勤餘杭人東坡題歐文忠公遺惠勤詩云始余未識歐公則已見其詩其後屢見公得勤之為人然猶未識勤也熙寧辛亥到官以臘日

見勤於孤山其明年閏七月公薨於汝陰而勤亦退老孤山不出游矣翟公史記鄭當時傳始翟公為廷尉賓客

欲往翟公乃大 歐公好士

本傳云修雖以文雄一時然無忌前好勝之氣

士之

負公者

歐公亳州謝上表云未乾黨禍之書

汝陰

即今安徽

熙寧

宋神宗

年號

今山東

縣名

## 反面逼題

(一) 題有正面。卽有反面。正面之意。人所共有。反面之意。則視乎各人之思想。未必盡人皆同。造意能從反面著想。必不致人云亦云。如頌學生畢業。正面不過謂其程度之高。衆所欣慕。數語可了。卽謂用功勤。進步速。亦不出題之正面。若提筆空中。言課程之繁重。用力之艱難。有閱時而不進者。有半途而思返者。甚且有爲人事所累。未及期而退學者。極言畢業之不易。轉到正面。則可喜。自不待言。而欣頌之意。亦溢於筆端。此反面逼題之謂也。

(二) 作文固須從反面著筆。然必預留正面地步。若用筆太重。使正面無轉身之處。則轉到正面。必多費手。是以反面文字。必要提空。此最妙之法。蓋提空立



論則筆超意脫轉到正面便有餘地謂其一虛一實自然相生也。

(二)如此題道孫無言歸是題面然孫無言實有欲留不得欲歸不能之情。若從正面著筆題情如何能得。文首段先點醒題情。旋借詩經展轉反側一語。提向空中以下全從反面著筆。將其行止兩難之情曲曲傳出。拍到正面。使不須多著筆墨。此法之尤奇者也。

###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杜 濬

新安孫子無言。僑居廣陵有年矣。一旦忽遍告友生曰。默且歸黃山。於是諸友生之能言者。多爲文以贈其行。先從他人贈行之意。視起本籍。或言黃山奇秀。而揚俗稠濁。孫子歸去爲

宜。或言黃山雖勝。而索居寂寞。孫子性好友朋。樂唱酬議論。恐未必能堪。從黃山著筆。一正一反。

反或羨孫子率其子弟。修耕讀之業。爲策之最得。或慮孫子入山深窈。將不可得見。

有離別惘然之色。從孫子著筆。一正一反。或託物引類。形容黃山之奇怪。他日過訪。必流連其

間。推一層。孫子具以示杜子。以爲何如。杜子曰。是其文工矣。然子之歸。未可爲實然。

也。點出題情孫子曰：然則余誑乎？曰：非誑也。而有說焉。子不覩詩之所謂展轉反側

乎。引詩詞全是欲寐之狀。提向今夫臥者以求寐也。寐焉則已矣。而或不能寐於展焉

轉焉。反且側焉。而卒不得寐也。則其展轉反側都無一是也。此申明上意。人之於世求

安寧也。安寧則已矣。而或不得安寧。則其所爲亦無一是也。此說到本題。當夫天下之

平也。士君子居鄉則具田園親故之樂。居外則有山水朋友之適。久於家而倦則言

出其出也。道遙久於外而倦則言歸。其歸也優游。道路無虞。行李從容。故出可以必

出。歸可以必歸。是甘寢而熟寐之類也。此一段在題前作及夫世之亂也。居則驚惶於

兵燹。聚族而謀一出。出則踉蹌於烽火。比耦而謀一歸。究竟他鄉。吾土情狀略同。欲

出而徬徨。有靡騁之嗟。欲歸而踟躕。有靡至之悲。又空乏於貲斧。艱難於提挈。則其

事將勿遂。而其行將勿成。是展轉反側之類也。我知之久矣。此段是作文主然則孫

子今日之言歸也。其竟能實然歟。其亦猶夫不寐者之展轉反側而不能自己歟。到

題之正面且夫不寐者之始而不安於不寐也。故展轉反側以求寐也。使其知終不

得寐而展轉。反側之無用。則盍姑擁衾焉。以須東方之昧爽可乎。又何皇皇汲汲爲哉。孫子憮然曰。將毋然。末段寓鞿留之意。仍以反鞿結之。

通篇全從不歸寫出欲歸之情。用反面逼題之法。最奇。又爲送行序之創調。

孫無言

孫默字無言安徽人明季遺民厲揚州

杜濬

字于皇明湖北黃岡人流寓金陵有變雅堂文集

黃山

在今安徽太平縣境高千

一百餘丈巨三百餘里亦皖省之名山也

## 謀篇第一

人之思想。隨世界而日新。言爲心聲。文字之於言。其尤精者也。凡議論識見。屬於造意者。宜與時俱新。正不必蹈襲前人。若夫規矩法度。前人講之已熟。如製器之有繩墨。其運用之合法與否。卽文章巧拙之所分。初學作文。非熟玩前人所作。不能得其運用之法。造意之後。先須謀篇。大抵長篇宜有節制。忌冗濫也。短篇宜多轉折。忌枯澀也。其法總要氣脈流通。關鍵緊密。議論之文多長篇。記序之文多短篇。又有議論兼序事者。或敘事參以議論者。又非可劃然分爲二也。

語必歸宗

(一) 作文既立主意。一篇之中。要令氣脈流通。雖議論橫溢。意思傍出。必處處顧定主意。如枝葉扶疏。必本於一幹。江海浩瀚。必出於源泉。否則詞旨雖極繁衍。而氣脈不相貫注。散無統紀。閱至終篇。不能言其主意之所在。此不講篇法之過也。

(二) 主意既定。或於篇首預先揭明。或在中間醒出。或留於篇終結穴。皆無不可。惟中間議論處。必須處處顧定主意。不可與之相離。或至相背。昔吳道子畫鍾馗。以左手捉鬼。以右手第二指抉其目。黃筌謂是圖一身之力。及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悟此。可知謀篇之法。

(三) 如此篇。主意在忍小忿而就大謀。開首即提出忍字。爲一篇之骨。次段言子房不能忍。而圯上老人教之。三段言子房能受老人之教。末段歸到子房能成佐漢之勳。由於能忍。全篇語不離宗。是以神迴氣合。篇法結束有力。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一起即注下忍小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從反

字忍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

無故加之而不怒。暗照圯上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天蓋兩字著眼夫子房受

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從此事入顯全篇議論所出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

出而試之。得一語翻起得聞而入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指怒其後期三往乃得受書事

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闕去常解以下隨即提起接筭甚緊且其意不在書。以微擊作提筭當韓之亡

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

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此時非大勇不能忍子房不忍忿忿之心

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

矣。從子房不能忍處用反振之筆。旋即頓住為下老人所惜。孺子可教。蓋勢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

盜賊之不足以死也。間開作一變筆急脈緩受之法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

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

折之。在說出意不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此一路旋折至

力。有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

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又從忍字引出且夫有報人之志。

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為承上提補出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

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回應首段挾持甚何則。

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

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回應卒然臨之無故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

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以下是忍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

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老人教子房子房當

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

誰全之。為上教高祖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

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起段志與此志字相應人

以忍字作主。從圯上受書事。翻出議論。中間以意不在書提起。翻到教其忍作結。後段引古證起忍字。翻到納履圯上。知其能忍作結。處處回顧主意。段段結束。是文之極有篇法者。

留侯

漢張良字子房爲漢畫策滅項羽定天下運籌幘屨圯上老人世爲韓人

秦滅韓良求得力士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大索刺客良匿下邳嘗至圯上有老父令良取履始皇以足受之笑謂良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明與我

會此師後三十年以後期斥北穀城下第三次夜半往候出書一編曰讀此爲伊

尹太公

伊尹佐湯代夏桀有天下太公望佐周武王代荆軻聶政七國時衛太

刺丹刺秦王又軋深井里叢政爲戲仲子圯水間以爲圯鮮腆謂垢濁也陸機

秩序不故腆楚莊王伐鄭左傳宣公十二年莊王伐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里許勾踐國語越與吳戰不勝棲於會稽令大夫種行成於吳來而復往淮

陰破齊欲自王

淮陰侯韓信既定齊地使人言於漢王請爲假王以定之漢王

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耳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守不然變生王  
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道張良探卽立信爲齊王徵  
擊楚使

### 關鍵完密

(一) 文章主意。有首尾相應處。有提頓折落處。有抑揚開闔處。有斷續相接處。又有提出線索。爲中間鋪敘處。皆一篇中之關鍵。如門之有鍵。如戶之有樞。作文必兼此數者。然後篇法靈活。自成片段。不煩繩削而自合法度。

(二) 篇法全要靈活。又要有片段。如何便靈活。在乎取勢。勢足則氣旺。氣旺勢足。自然靈活。顧氣勢無形者也。關鍵有形者也。有關鍵則有放縱處。有收束處。自然能蓄勢而聚氣。勢蓄氣聚而片段卽存乎其中。蓋收束放縱。卽篇中之片段也。

(三) 如此篇主意。是說荀卿喜爲異說。放爲高論。起首提出孔子。對照荀卿發議中間結上生下。提出李斯折到荀卿。是窮其流弊。蓋李斯學於荀卿。迹其所



爲卽其師異說高論之所致也後仍歸到聖人作結是一篇關鍵

### 荀卿論

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下敢放言高論是一篇主意言必稱

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文照荀卿之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

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非遠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

盡也行之不能盡是嗚呼是亦足矣東一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

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此言聖人無流弊不致禍天下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

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揚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說一抑折顏淵淵默

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不爲高論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

言之云爾哉推進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

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對照李斯以荀卿之說亂天下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

之論要在於不可易而已繳足首段意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從李斯說入者主既

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此句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歸獄荀卿為通篇立論之根荀卿者喜為

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提出異說以論作線索

下鋪敘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上句世兩層

獨字是眼目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

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

者爾。竊不讓不顧之隱仍帶定李斯歸獄荀卿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對照李斯作提是說荀卿流弊是以

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

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醒出李斯總是荀卿前焚燒夫

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折一筆起下所謂無顧忌也

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應中間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

卿特以快一時之論。曲一筆所以顯出好為異說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結醒荀卿其父殺

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開中急脈受此法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  
 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此處總結前文揭醒主意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  
 下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以孔孟作結是首尾相應

前半以孔子反映荀卿。中以李斯之惡歸獄荀卿。篇中雖論荀卿不是。總是言其  
 好爲異論之流弊。立言有分寸。於抑中寓揚。恰合荀卿身分。中間提頓結束。處處  
 合法。足以爲式。

荀卿 戰國時趙人年五十游學於齊齊宣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後 李斯 趙人從荀

卿學帝王之術學成至秦 焚燒六經 史記李斯議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

烹滅諸侯 李斯仕秦陰謀士離間六國君臣 破壞井田 按破壞井田乃由荀

卿明王道 漢書刑法志云世方爭於功利而聽

層次先後

(一) 層次爲作文次序。初學尤宜留心理會。有題目之層次。有作文之層次。題

自有層次可分者。作文時。卽以題之層次。爲文之層次。若題目不見層次。則自立主意。平列者。以淺深分先後。側注者。以賓主分先後。如此則眉目清楚。卽篇法自然渾成矣。

(二) 作文層次。有順遞與逆提兩法。譬如題目系保和平以弭競爭。若先從和平折到競爭。再言以保之者。弭之。此順遞法也。亦有逆提競爭。挽到和平。再言欲弭競爭。非力保和平不可。此逆提法也。文法喜逆不喜順。篇中層次。尤以逆提爲制勝之法。

(三) 如此篇。託於龍之失水。以寓求其薦達之意。文偏從龍之變化風雲。上下於天一層。逆提作起筆。而以得水不及水。作轉筆。爲第二層。次方轉到窮涸不能自致乎水。必待有力者援手。爲第三層。復以不肯乞憐。自佔身分。爲第四層。然後說到望其薦達。爲第五層。一轉一意。次序井然。其妙處。尤在以逆提取勢。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突然而起如波瀾洶涌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直以較龍

比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以得水不得水為前後樞紐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

耳。去水並不甚遠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其地又易於得水暗照應科目時然其窮涸不能自

致乎水為獯獪之笑者蓋十八九矣。轉到不能自致乎水所以有待於人也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

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雖有待於人然致水甚易此句折筆開下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

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醒出志字足見有於者自當見用不苟於

屈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睹也。不肯屈志苟求是以有力者不能識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

以上無數曲折總由不肯求人以致困厄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至此始到本位聊試仰首一鳴號焉。仰首與俛首帖

耳不同鳴號者亦但使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

清波乎。回應上文即拍到正面用筆輕頓絕不費力其哀之命也。命當得水自然變化其不哀之命也。命當失水自然死知

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得失皆歸之命究不肯愈今者實有類於是。一句是

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不肯乞憐文筆頓強

按公年譜。貞元九年。應博學宏詞科。此書或作與韋舍人。蓋去取之權。在中書。玩文中不及水。在尋常尺寸之間。意此書或上於此時也。

天池

莊子逍遙游云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潰

水之壓也詩

滾獺

揚雄傳蹈獺獺如小狗水居食魚獺獺之小者也

### 逆起順承

(一) 作文謀篇。首貴取勢。其法莫妙於用逆。初學作文。每易順題敷衍。尤宜以此法示之。蓋順則趨於平易一路。不若用逆筆取勢。如波濤洶涌。峯巒特起。鬱爲文境奇觀也。昔人論文謂作文尤爭起筆。若一起得勢。以下便如破竹。數節而後。迎刃而解。此逆起順承之說也。

(二) 用逆之法。或先探下意作翻。逆折而入。或從題之反面逆翻。再用順承撥轉。則氣勢倍增。篇法自然不平。中間或用宕筆。或用頓筆折筆。或用倒挽之筆。皆所以取逆勢也。至於結束。有用反掉之筆者。與起筆相應。尤見謀篇之善。

(三) 如此篇。因史記有申韓原於道德一言。起筆即從老莊逆翻。言其用意亦

無惡於天下。次以韓非之惡由老莊之使然撥轉。中間卽申明其意。而提折頓宕。無處不用逆筆。此文之最有勢者也。

### 韓非論

蘇軾

聖人之所謂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

申韓之禍原於老莊此處  
祇虛籠大意至末始揭明

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

緊接起

更爲虛無淡

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

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

老莊以虛無爲宗用  
意本與申韓相反

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

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

曲一筆應  
上非異端

能禍天下  
下意

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

刑名特老  
莊流弊實

則與老莊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

本指不同莊  
任法而無教化此是  
病根伏中一段意

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

應上亂所  
由出以下

說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

相忌之際。中間提出仁義見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

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申韓之學惟無所不忍無所不諱所以天下被其毒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

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

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

下於無有。一筆頓住此言老莊流弊所必至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隨即用提

論商鞅韓非求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不

疑。仁義壞而殘忍起此立論之本今夫不忍殺人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天下。此老莊之意則是

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此申韓之意如此則舉天下惟吾所欲為

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此段透發亂之意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

亦莫不有所畏。此結前段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此結後段意

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

道德之意。前中透發當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老莊本無惡於天下老



莊之後其禍爲申韓起東上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推到國外仍在題中

從申韓推出禍原。復從老莊窮其流弊。中間有逆有順。有提空之筆。有實發之筆。順逆環生。虛實相涵。極謀篇之妙。

老聃

姓李楚之苦縣人又名耳字伯陽仕周爲柱下史博通古今莊周七國時蒙

今見周衰乃乘青牛出函谷關隱去著道德經五千言莊周七國時蒙

大抵於學無所不窺著書十餘萬言號南華列禦寇周時人莊子重其爲人其

一書多寓言與商鞅衛公子姓公孫氏少好刑名之學西入秦因景監以見孝

商君韓非韓之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書欲見之死不恨因攻韓非遂入秦

未見信用李斯姚賈害申子刑名不害其學本於黃老而主輕天下莊子讓王治

### 題前蓄勢

(一) 謀篇之法。能以神行者上也。初學未易語此。則當知蓄勢之法。行文能蓄

勢。則神氣自足。蓄勢在多作翻騰之筆。而翻騰必在題目之前。方有高屋建瓴之勢。若落到題目正面。則無可翻騰矣。前人有句云。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此蓄勢之說也。

(二) 篇法最忌局促。知翻騰。則文氣自然寬博。篇法又最忌平實。知翻騰。則文筆自然凌空。翻騰之法。有一氣旋轉而下者。有分作數層疊翻者。總要在題前作勢。翻騰愈足。則題意愈醒。落到題目正面。更不煩多言矣。

(三) 如此篇主意。在結尾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兩句。首段言信義非可施於小人。是對立異句作翻騰。次段直窮唐太宗好名之蔽。是對干譽句作翻騰。全在題前層層瀾翻。結到正意。戛然而止。篇法最得機勢。

### 縱囚論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一兩句雙起立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小人之尤甚者也。承次句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承上句

進尤字是更一層法。唐太宗之六年此非開筆伏下太宗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

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此以行於君子者不其

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以小人之所為必此

豈近於人情哉。「結出唐太宗此舉為逆情立異」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

而為君子。作承上意再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此句翻起好曰。太

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醒一再翻揭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

之乎。照下千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作一意翻夫

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東上兩好

名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揭醒安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前仍繼到

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

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反掉總束上兩」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

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

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說之到

正使一面仍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從聖人引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

應前情二字不立異以爲高。結前不逆情以干譽。結後

全從題前層層翻騰。不使一直筆。不用一呆語。歸到正意。更不著一贅詞。篇法最爲得勢。以其善於用蓄也。

歐陽修

字永叔。宋廬陵人。舉進士甲科。歷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論新法不合。

國公證忘顧食以文章名天下爲學者所師

虛實相涵

(一) 對照本題。提空發議。是爲虛。拍到本位。闡發題意。是爲實。實處正意。先從虛處透出。則入題不突。而筆意靈活。實處詮題。仍迴抱虛處。則神不外散。而氣亦寬然有餘。是爲虛實相涵。前人謀篇。有所謂前不突。後不竭者。惟善用此法也。

(二) 篇法大抵先虛後實。虛處提得空。發得透。轉到題位。自然筆勢生動。亦不費力。前人論文。所謂一轉到題。一撥便醒也。提空之法。有從反面著想者。則爲本題作反背之勢。拍到本位。須用轉筆。有從正面著想者。則爲本題對面寫照。拍到本題。可用直接。以下實發處。或反應前文。或正應前文。下筆時隨文勢爲之可也。

(三) 如此篇。因其子補之爲其父求詩序。想出有後無後之論。因己之未知其能詩。想出辭名竊名之說。皆從空處著筆。中間卽從虛處轉到實處。絕不費力。後仍迴抱首段篇法首尾一氣。

### 鼂君成詩集序

蘇軾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張湯酷吏宜無後。而有後能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揚雄泊然真營宜有後。而無後。而達賢者有後。吾以是知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

是此句實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

有後也。

此句是主緊對君成

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

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

承上空論其理是急脈緩受法

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總束一筆故曰。達賢

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

東本段即領起下文

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

令。鼂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遊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

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應有其名實而辭其名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

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旨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

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此數句虛今吾尙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

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

此因未知其詩轉到即其爲君子知之亦未必盡竭寫其有實辭名兼爲不能達賢謝過

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此辭名凡從仕二

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歿。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惟其辭名君之詩

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折一筆其勢非君深自覆

匿人必知之。仍說題之正面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

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神完氣足昔李郃爲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郃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以隱德爲證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暗觀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引詩作結  
超然神遠

君成令新城時。東坡爲杭守。乃其長官。有達賢之責。起首以達賢蔽賢陪起竊名辭名兩義。中間注重有其實而辭其名。其稱揚君成處。卽爲己之不能達賢謝過。而信其有後一語。乃緊對補之立論。蓋爲君成作序。君成固應爲主。然由其子補之所請。則補之又主中之主。故不應略過。此亦可見謀篇之妙。

張湯

史記酷吏傳湯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然能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子安世以下凡八世皆貴盛

楊雄

揚雄字子雲漢蜀郡成都

人少好學善爲辭賦以爲經莫大於易作太玄以擬易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以擬論語子烏稱神童九歲而天

鼂補之

州字無咎宋舉

進士以禮部郎中知泗州與蘇東坡卽其父也李郃字孟節東漢中河南鄭人少和坡公有詩云少年獨識鼂新城卽其父也李郃字孟節東漢中河南鄭人少  
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遣使者徵服單行至州縣觀采風諺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卻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

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問何知之。郃指示星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後三年使耶。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爲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

李固

郃之子也。字子堅。爲漢大儒。順帝時爲太山太守。政爲天下第一。歷官至太尉。爲梁冀所害。

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詩大雅

麗篇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爲神所勞。來故能有後也。

### 脈絡貫注

(一) 一篇之中。其前後中間互相呼應。互相聯合處。卽文之脈絡。有脈絡。則篇中神氣往來。流行無滯。行文自然活潑。如人之氣血。行於脈絡之中。環轉周身。無一處不到。亦無一息之停。所以能行動健捷。文章脈絡貫注。則篇法自然有生動之氣。

(二) 文之神氣。無形者也。而一篇之脈絡。則可於字句間求之。脈絡中互相貫注之處。卽文章神氣之所在。欲知行文神氣。當先求脈絡。得其脈絡。則文之抑揚往復。頓挫跌宕。皆涌現於紙上矣。

(三) 如此篇以智勇二字爲脈絡。而以不智不勇。能勝智勇。爲樞紐。前以漢高



善藏其智勇以勝項籍。襯起劉備。後卽以劉備之不能善用其智勇。所以不如漢高。全篇脈絡貫注。所以神氣充足。

## 二國論

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

起首卽以智勇二字立柱。

勇而遇勇。則勇者

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

上四句暗指劉項。

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

下。是以天下之難。蠡起而難平。

此一段爲一篇之總冒。

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

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

此是一篇之主意。

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

幸。有不幸耶。

是惜劉備不幸而遇孫曹。

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

項首段前四句。

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

項起段後四句。

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

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

側承上。

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

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

起一句領下文。

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

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

善取勢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

笑於天下極言其不智不勇翻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虛頓一筆

步諷地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

而不舉說智勇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遂

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從漢高身上特發一段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

三人者遙接上曹皆知以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應上不勇世之言者曰孫不

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

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轉到主意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

轉到劉備仍帶定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

天下之形謂中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

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

而未至此句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不善欲為果銳而不能

達用不善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此數句抑棄天下而

入巴蜀則非地也應上漢高先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

也奇應上將一層出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尙也上應

漢高深折項嗟乎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此數句抑數百敗而其

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此句揚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此句抑夫古之英雄惟

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此句非結漢高乃結劉備也

前半稱漢高處。正所以反形劉備。後半說劉備處。仍回應漢高。題目係論三國。實惜劉備不能如漢高善用其智勇。通篇開闔動蕩抑揚反覆。全以智勇二字爲脈絡。學者熟此。可悟謀篇之法。

三國魏曹操吳孫權項籍咄咄叱咤史記韓信項王嗜唾叱咤千人皆摧折項

氏項籍力拔山氣蓋世所向無敵漢高祖或至鴻門謝籍或跳身劉備才似高

祖三國志先生傳評曰先主之法先據勢勝之地建都關中得高信越出奇之

將韓信彭越皆楚人高祖收之以爲己用

折項籍猖狂

籍欲與帝挑戰帝數籍十罪且云吾以善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

與公排戰其入巴蜀

三國志先主傳建安十六年劉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折籍如此

諸葛孔明非將才

孔明傳評曰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

自將攻人

先主傳初先主忿諸葛孔明非將才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

軍伐吳孫權請和不許爲吳將陸遜所乘敗於猇亭先主奔還魚復

奔走二袁之間

又先主領徐州牧爲袁術來攻相持經月先主旋爲曹公所

敗復奔

困於呂布

初先主與袁術相持呂布乘虛擊下邳處之自主妻子女求和於布遂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主求

主敗走

狼狽於荊州

劉琮降曹公先主屯樊不知曹公猝至至宛乃聞之遂將歸曹公襄陽曹公急追之及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遁

走

### 總提分疏

(一) 議論題中。有事理須條分縷析者。行文時於首段總挈大綱。先立一篇之局。以下即承首段。逐層分說。如此則眉目清楚。事理明晰。惟逐段自爲首尾。文法易於板滯。通篇脈絡。仍須一氣貫通。不以分段而致隔絕。斯爲善於布局者矣。

(二)製局宜活潑。不宜重滯。總提分疏。局法似近於板矣。然用筆仍出於生動。則局雖板。而筆足以救之。前段總挈處。多用翻騰之筆。以後分疏處。多用回應之筆。則通篇脈絡互相貫注。而局法自然活潑矣。

(三)如此篇。前段總挈大意。先以誅其可旌。旌其可誅。兩面互翻。復以推原之筆。透出主意。以下分疏處。每段均用翻空之筆。絕不黏著正面。局法雖板。用筆極見生動。

###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

束身歸罪。

原題起

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

篇中即此句。且請編之爲令也。即律

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一處按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

無赦。子不當復讐而復讐者。誅刑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吏不當殺

誅者。其本則合。防亂皆以其用則異。禮有旌刑有旌與誅莫得而並焉。此句便見誅之而誅

其可旌。茲為濫黷刑甚矣。伏中問前一段旌其可誅。茲為僭壞禮甚矣。伏中問後一段

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

見得不可編為令以上言其所以當駁之故下更申明之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渴明理與情二字為

總統於一而已矣。統於一則旌與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

刑禮之用判然離矣。提筆振起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

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其曲在吏而

也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

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此承上誅其或

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以直在吏者若

者為子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公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

邦典而又何旌焉。此承上旌其可誅來足見賞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

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此又舉原議再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沈痛而

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

已。仍承前兩段意說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

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不當讐而反殺者人皆得誅之本為禮所禁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

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解但

取讐人之身而已不得再讐其子前兩段即本此意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律無明文據禮以斷且夫不

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此就元慶

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原情而論元慶本無可誅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

禮。應起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通篇有綱有目。末揭出本意。據公羊傳以補律法之窮。此為有本之學。有用之文。

下邦。今陝西渭南縣東北黷垢也。戴天枕戈。禮記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

器自隨不暇調人。周禮地官之屬掌司春秋公羊傳。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

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與師而復讐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已而楚伐蔡。求救於吳。

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與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

### 引據夾議論

(一) 篇中有引據，有議論，方見學識兼到。此在平日功夫。初學固未易猝辦。然不可不練習。蓋有議論而無引據，則空言無實，病在學不足；用筆不見精采，知引據而議論不能暢發，則不能生情，病在識不足。用筆不能縱橫排蕩，惟議論而以引據實之，引據而以議論發之，則學與識兼長，文筆自然發皇矣。

(二) 引據不拘一格。或據歷史，或據現行法律，或據理論事實，總以與本題相關。足以發明題目者爲斷。有篇首引據，然後以議論發明之者；有先發議論，而後以引據證明之者；又有篇中議論與引據相輔而行者；更有從賓位引據，而用己意闢去者。用法不一，視乎臨文時如何運用而已。

(三) 如此篇爲諱嫌名立論，首段歷引律令，引經，引史，引國家掌故，每引一證



據。卽用己意釋明其義。語氣仍復含蓄。後段總束前文處。發議論作結。

### 諱辨

韓愈

愈與李賀書。舉進士待於勸當亦以父名之嫌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

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開首敘明作辨

緣起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

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旋釋引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薑之

類是也。此引據律令今賀父名晉肅。子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

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則子不得爲人乎。語帶詆諆爲流俗人言也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

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兩聖人作證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

不諱嫌名。以下歷引古事爲證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

之時有騏。其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

者乎。騏其杜度其諱與不諱無實據故參以推測之筆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

調法又變此

避板就活法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引上古今上章及

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又事以今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立

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說到宦妾不但詆諧近於詈罵矣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

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以上疊用耶字均作詰問口氣以下直打議論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

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承上意發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

之行。用提筆振起以下疊用轉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

此處略頓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此轉則

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令議者聞之不壙自問

篇中專從不諱嫌名處引證此文章切題處一結筆勢夭矯如神龍卷舒於絳霄

李賀

字長吉父名晉肅賀七歲能詩皇甫湜韓愈過其家使賦詩援筆立就名

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嘔二名不偏諱不諱嫌名。此兩句皆見禮記曲

蓋唐律引此諱始於何時周人以諱為名於是乎有諱周公作詩不諱。如文王

王名發而詩頌有曰克昌也。孔子不偏諱二名。宋如不足徵。又曰某在諡語有曰春後。又曰駿發。屬私則不諱也。

秋不譏不諱嫌名。

若衛桓公以桓爲諱而名曰完是也。釗音昭。周康王子釗。

曾子不諱昔。

謂若昔者。吾友

也。杜度。

按曹魏時有杜操字伯度以其名與武。帝同改爲杜度。然非漢人疑文中誤引。

潛勢秉機。

按唐高祖之祖名虎。父名暉。太宗名世民。

玄宗名隆基。潛勢秉機。代宗名豫。故諱爲機。四字音同皆嫌名。機代宗名豫。故諱爲機。則音近基。

## 先序後議

(一) 先立案。後發議。是謂先序後議。立案處。必預爲下半篇發議地步。發議處。又必與前半篇立案相應。務令前後互相照應。乃成篇法。

(二) 凡作記序文。必先提其大綱。蓋舉大可以概其小節。綱舉而目即隨之。此定法也。至於發議處。則取其一二端。足以爲世所取法者。或足以諷世者論之。務要抑揚往復。言有盡而意無窮。方爲合法。

(三) 如此篇主意在清能急人之急。而以市字爲全篇樞紐。前半篇即就宋清之市藥焚券。曲折詳序。而以報與不報爲線索。後半篇即從市道二字發議。雖

意在諷世。且自寓感慨。然清之好義重交。相形而益見。此文之寫一面而兩面俱到者也。

###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善。眼藥。市二字。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所此

以得善藥也。已伏全篇意。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

藥。冀速已。此敘其藥之善。激起下文。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

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以上敘事。以下借市

人。以其異。異字一驚之。根首尾相應。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兩層一深。清聞之

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者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以此兩層夾出不致富意。清居藥

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饋遺清者。相屬於戶。不此

予直而能報者。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此不報者。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

遠故大。伏後市道。交一段。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

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以上敘清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

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以上敘其或斥棄沈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

其人。必與善藥如故。此層尤難看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包括一筆頓

吾觀今之交乎。人者。欲交到市上發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

市道交。折釋市字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再將交態較量幸而

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

又轉一筆用意更深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

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居市者不爲市道交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一異字

首段市人笑其異即收本段士大夫云

注重一市字。敘事處即預爲後半發議立竿見影。發議處復回顧前半敘事脈絡

貫通。自成篇法。

長安按唐時長安即今陝西長安縣治居善藥居字作儲蓄解書經益稷讓懸有無化疝瘍

花音七周禮醫師花瘍者造焉注花頭瘍亦曰禿也身傷曰瘍又瘍醫注削瘻也

### 以序事爲議論

(一)有議論文字。有序記文字。議論可以憑空著筆。記序則必與其人其事之情曲折相赴。如化工之肖物。雖不著議論。要使讀者自能得其旨於言外。其感人處。更勝於議論。此文章用筆之妙也。

(二)序事筆法。貴簡潔。忌冗濫。蓋簡潔則條理明。而情事易顯。冗濫則支節多。而意思不清也。其篇法有提挈綱領處。有分寫處。有倒敘處。有補敘處。而其用筆之妙。全在一字一句中。顯出事之真情。而議論卽在其中。

(三)如此篇序童區寄殺二豪事。首總挈次分序。中間敘童言。及豪之私計。神情畢現。末補敘幼愿。正見其深沈處。結筆借鄉之刼縛者言。作贊妙絕。

### 童區寄傳

柳宗元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沒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覲其利。不足則盜

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

則縛取么弱者。以上詳敘幣俗漢官因爲己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

得自脫。官不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總挈一筆以下

分童寄者柳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

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恆狀。此寫寄之沈殺處賊易之。對飲酒醉。即此已看出賊不足爲矣一人去

爲市。一人臥植刃道上。得間矣童微伺其睡。酒醉也此以縛昔刃。背字作用力下上得絕

因取刃殺之。既以賊之器殺賊了却一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讀至此無不爲童危

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機管絕人爲盜賊言固應如此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

不可。又以言愚之甘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童入

殺中幸而殺彼甚善。卽藏其尸。盜賊之心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

卽爐火燒絕之。前以刃脫此以火脫皆因賊器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此童善於借刀殺人又了一個因大號

此又一作用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簡潔由上文已

序也。詳此用願以聞於官。此見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此句正從反面刺

史顏證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見其志甚大處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刼縛者側目莫敢

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區寄年歲從羣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結筆點睛

通篇序事不著一筆議論。而神情畢露。童之智勇。如在目前。其用筆勝也。

區寄 區音歐 蕘牧 蕘者採薪也。牧者養牛羊也。 布囊其口 囊本以貯物。此作動。辭用有包裹之意。 虛所 野市曰墟。字又作墟。

以縛背刃 背之義本爲背。背此作動詞。用猶音磨擦也。 秦武陽 史記刺客列傳。燕國勇士。年十三歲。

### 以議論爲序事

(一) 前法以序事爲議論。僅施於一人一事。固足以滿題之量。若合敘數人數事。非兼用議論。不能聯絡貫串。使通篇融成一氣。其合序之題。有事同連類而及者。有事異而相反見意者。均須提出線索。彼此互映。則議論既有主腦。而序事亦有脈絡矣。

(二) 合序數人之事。必先以議論提出主意。或序一事而帶起同類之事。與相



異之事。或詳論一事。以包括其餘各事。或彼此互見。或此略彼詳。務使線索分明。意思貫注。篇法自然。渾成一氣矣。

(二) 如此篇。隱公之不殺公子翬與里克之不殺施優。李斯之不殺趙高。同一失策。而鄭小同王允之之見疑。一則被殺。一則幸免。正以見亂賊之用心叵測。而魯隱諸人之智昏於祿位。爲可惜。此一篇之線索也。

###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蘇軾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此句是禍機使營菟裘。吾

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

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有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此喻五人皆在內

魯隱等皆塗人類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論隱公即包括四人於中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

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揭一筆惜乎。

其不敏於智也。抑一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此句即引起驪姬欲殺

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謀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謀之。此二人之智。若

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即借里克李斯為隱公作證 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

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為世戒。所謂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 君子之為仁義也。非

有計於利害。此處提起正論魯隱里克李斯用計不決未忘利害 然君子之所為義利常兼。如魯隱里克李斯無貪位之見能決

計除奸則義利兼矣 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

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

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前論魯隱以概里克李斯此論李斯以概魯隱里克彼此互有詳略 嗚呼。亂臣

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齧者歟。再引喻束上即起下文 鄭小同為

高貴卿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

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

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

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鄭小同王允之皆塗人之類也。一被殺一被疑。非小智不足懼不敵也。引此以反證上文 孔子曰。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篇終揭醒五人

篇中以智、愚兩字爲線索。前半論隱公。卽帶起里克、李斯。中間論里克、李斯。復回應隱公。帶起鄭小同、王允之。其論隱公處。惜其不誅鞏。而里克之不誅施優。李斯之不誅趙高。不言自見。論李斯處。謂其畏蒙氏之奪其位。而隱公之貪位。里克之不能定計。亦不言自見。此詳略互明處也。敘鄭小同、王允之。又以反證魯隱公、里克、李斯之不智。敘事雖多。而用意一串。令人不覺其謀篇之善。

魯隱公

春秋隱公元年不書卽位左氏曰攝也蓋隱承惠公之意授位桓公故攝其位

菟裘

魯邑今山東泰安縣南泗水縣北有梁父城菟裘聚

公子翬

字羽父魯公族隱公時擅權

夷齊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以讓位逃隱

施優

晉獻公伐驪戎滅之優驪姬以爲夫人生奚齊

欲立之施優通於驪姬謀害太子申生而懼李克不從施優飲李趙高出遊會克酒爲暇豫之歡以讓李克李許以中立施優遂與姬殺申生趙高稽崩於沙邱時太子扶蘇與蒙恬將兵上郡少子胡亥與趙高成謀卽位虛李斯不從高以利害動斯斯太息從之竟燔殺太子鄭小同孫康成子益恩被黃巾之雜有遺腹子廉王允之數謀深告其父遂與王導陰爲之備成

序事夾議論

(一) 此法與以序事爲議論不同。彼則寓議論於序事之中。此則於序事中參以議論。又與以議論爲序事不同。彼則用議論以貫串事實。此則就事實發爲議論。其法卽以事實之曲折爲文之波瀾。而議論卽與之相赴。故又與先序後議不同。

(二) 凡作文期於達情。而其事之情。有隱曲難名者。則就其事之曲折處。發爲議論。使其情躍然呈露於紙上。如史記伯夷列傳。係表明其求仁無怨之心。故折衷孔子之言。闢去逸詩。篇中忽敍忽議。用筆極變化之妙。又或敍友朋交情。則以聚散離合爲事實。而用議論以抒其交情。蓋一篇之中。事實與議論相爲貫注者也。

(三) 如此篇昌黎與馬繼祖三世交誼。篇中卽由繼祖上溯其祖與父。敍其三世之盛衰。而寓己之交誼於中。以議論爲波瀾。前後層次井然。可以爲法。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韓愈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開手即家

世立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

有男八人。女二人。馬君歷官及子女以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從作者自己生

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先歿

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受其祖之恩一層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

子少傅者也。甚厚二層姆抱幼子立側。眉目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

也。識其幼時之貌以上當是時。用提筆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

測。魁傑人也。此論其才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鷓停時。能守其業者也。見其品因知幼

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見其貌因知其克繼家風此序其盛

雅字極後四五年。承上仍以自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哭其後十五六

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哭其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

至此哭其三世此敘其哀用三  
 懷借以束上悲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三世於人世何如也  
 結承上作一宕筆

篇中敘三世官位三世交情三世死喪均以自己為線索層層傳寫惻惻動人即  
 以所敘之層折為文之波瀾此善學史記者也

北平王

馬燧字洸美姿度魁傑大歷建中間屢立  
 大功進封北平郡王圖形凌煙閣謚莊武故人稚弟貞元三年平涼之

時以殿中侍御史為判官死焉其年  
 從馬燧奉朝請京師奔公之兄也分司東都按年譜公於憲宗元

### 布局第三

既知篇法即須講布局以盡文章之變蓋一篇之中抱定主意發抒議論使氣脈貫注結束緊密轉折靈通此謀篇之常法也若奇正相生變化出沒如兵法之布陣棋局之布勢有不當拘常法者要在因題布局如巧工之審曲面勢必局法與題相稱然後為確是此題之文

反正相生

(一)以反正兩面布局。本文家之常法。然有一意化作兩意者。如云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四句一反一正。全從一意化出。用此法布局。最見用意。用筆之妙。

(二)一意轉換。全在數虛字變化得法。文章由虛而實。由反而正。中間僅換數虛字。而意思全別。令讀者但覺其局之奇。而並不覺其辭之重複。則可謂善於布局者矣。

(三)如此篇。前段說木之不幸。後段說木之幸。連作數層抒寫。而後段之幸。全從前段之不幸翻出。中間僅換數虛字。而意思迥然不同。至末生出感與敬兩意。作結。不徒作玩具觀。是尊題法。

## 木假山記

蘇洵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

此不能遂其生。為最不幸。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雖幸遂其生矣。又有材之患。

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此承上層來或不能承上層來或不能免於天災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

為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此承上層來即幸無天災仍不能免於世網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

不知其幾百年此可以免於諸患矣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

之以為山以無用之用可矣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筆足一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

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翻進一層見幸全其天又有遇不遇之異則其最

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以上層層作折全從幸不幸作翻予家有三峯撥承上撥轉予每思之則疑其有

數存乎其間數字承上幸不且其藁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幸藏起下理字且其藁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

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之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

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非偶然也從上轉正用且字隱寓自己出理字引起下文

遇然予之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敬焉感遇合之非偶遇合之非偶敬氣

象之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削凜乎

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三蘇文章各自成家隱然自比也吁其可敬也夫其



可以有所感也。夫。語意含蓄不盡

前段說本之不幸。次段轉到本位。即從前段翻出。更以數字跌出理字。生出感與敬二意。隱然自寓其生平。意味悠然不盡。布局本平常。而文勢如層巒疊翠。起伏於前。由其筆勝也。

蘄。廣雅釋詁。蘄始也。當訓本之始。生又木伐而復生曰蘄。湍沙。湍急流也。

### 逐段層遞

(一)局法生於段落。若段落聯絡有情。自然生出局法。此不期然而然者也。尋究古人文字。段落分明。雖每段之中。自爲起訖。而互相聯絡。互相映帶。分之爲各段。合之仍爲一篇。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此局法之所以可觀也。

(二)分段之法。要分明。又要融洽。每段主意。於本段中醒出。自然分明。各段又交互見意。自然融洽。又要與全篇主意相照顧。使一篇如一段。一段如一句。首尾一氣相生。乃見布局之妙。

(二)如此篇雖平分三段。而用意蟬聯而下。首段言子固與正之言行相同。次段承上生出相信一層。三段插入自己各以道義相勸。末始以相會不常作結局法簡潔。

###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兩起首先點明兩下文人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連用疊筆翻起下文其師若友。豈盡同哉。宕一筆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頓住轉曰。學聖人而已。揭出主意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提出源頭其相似也。適然。此段言二人言行相同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似。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二人互說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此段從二人言行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拔。以至於中庸而後已。說出道義相勸之意正之蓋亦嘗云爾。又回應前兩段夫安驅徐行。轡中庸之庭。而

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宕一筆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此段插入自己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以送別

通篇平分三段。局法本極尋常。妙在每段之中。必將主意點醒。而又互相照應。如繩貫珠聯。自然聯絡。眉目清楚。氣脈流轉。最便初學。

王安石

字介甫。臨川人。少好讀書。屬文曾鞏。其文以示歐陽修。爲之延譽。登進士。上第。安石果於自用。有矯世變俗之志。勤神宗變法。時論多以爲

不子固

曾鞏字子固。宋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性孝友。爲正之。字正之。宋湖州

人與荆公交最厚。有別正之詩云。子今去。躡足所踐。謂此來何時。後有不可。離子規。其相契如此。躡足所踐也。

### 用筆轉換

(一)局法固生於段法。而段法又生於筆法。若筆法無轉換。則段落過接處無力。卽局法亦不能圓轉自如矣。筆法如何轉換。一篇之中。有提筆。有頓筆。有折筆。有轉筆。用筆要提得起。又要頓得住。折得透。便轉得醒。而欲擒先縱。欲合先

開。尤見轉換之妙。

(二) 筆生於意。欲知用筆。尤當知運意。能運意。則意在筆先。自然筆隨意轉矣。運意要分層次。凡題目中有實字。有虛字。先將實字做透。然後轉到虛字。則層次既清。而題之神氣亦得矣。

(三) 如此篇。題目是原過。而用意在勸人改過。文先說過字。次從過字折到改字。又從改字。用筆翻騰。折到無過層次。一絲不亂。而用筆轉換。變化不窮。

### 原過

王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

此言日月星辰之變

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

此言山川之變

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

此一筆

善復常也。

叫醒

人介乎天地之間。

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

此一筆

亦善復常也。

再叫醒

故太甲思庸。孔子曰

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

此段從過字折到

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

必能悔然後能改。此句中層次。

人則曰。此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

以疑世也。又從改過上用意翻。夫豈知言哉。一筆頓住以下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

備而有之。其破上非。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力知所不真而有過行不一日咎前之非沛

然思而行之。能思能行不獨。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應前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

而戕性也。結用醒本段意筆。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用起喻意。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

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一筆住。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為己有也。筆折。一財失復得曰非

其財且不可。一再筆。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拍到性字醒緣。

文不踰三百字。層次極清。意思極醒。由於筆法之妙也。

陵歷鬪蝕。漢書志五星所行合散守陵歷鬪蝕注陵謂相冒崩弛竭塞謂山

竭塞思庸。尚書太甲篇王惟庸罔念聞注庸常也。以伊尹之言為孔子勿憚改

過。論語過則揚雄遷善。法言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是以

寓單於雙。

(二) 古文局法。多以單行一氣旋折。蓋別於駢體之雙行也。然一奇一偶。自有

相生之妙。單行之中。亦必間以雙行。文法方見變化。固不必判而爲二也。前人行文。有用疊筆者。自兩疊至於三疊五疊。亦雙行之類。然其氣仍一直貫下。蓋文雖雙排。氣仍單行也。

(二)排偶之文。用意最忌合掌。必須知變化之法。或分賓主。或分淺深。其最活潑者。或一開一合。一反一正。反正之中。若能一意相生。更見靈敏。其法不一端。全在用筆之妙。

(三)如此文當以嚴子陵爲主。而篇中處處與光武對舉。是以賓主相對立局。然仍是賓爲賓。主爲主。絕不相混。至末段一筆折到主位。並不費力。由其用筆開合得法也。

### 嚴子陵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起句賓主分明相尙以道。此句一篇之骨蓋惟相尙以道故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對時均承上道字來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

形以光武之時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

下之。此句雖以陵之節形光武能以禮下陵始得申其志也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

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此引高節證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光武以之。此引易證光武之量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高之光武之

量包乎天地之外。大之至承上再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

高哉。相向以道意上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一引起立祠意仲淹

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復謂除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

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洪容齋隨筆載范公此文歌詞。先生之風。本作先生之德。時南豐李泰伯在坐。曰

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趨越。擬換作風字。范公歎

服。又曲園俞先生云。此文中間。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兩句。語意究似側重光

武。當云微光武不能遂先生之高。微先生豈能成光武之大哉。庶賓主無倒置之

患。蓋雖古人佳篇。不能無疵累。亦見行文之難矣。

嚴子陵

後漢名光。又名遵。餘姚人。少與光同。學及光。武為帝。子陵披羊裘釣澤中。光武聘至。不肯仕而去。祠堂在今浙江桐廬縣。

范仲淹

宋字希文。建州吳縣人。公嘗守動星象。光武嘗引子陵入論道。因共史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為記。

奏客星犯帝座。帝笑曰。歸江湖。子陵耕釣於富春山。後蠱上九。有為然。剛居上。在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

事之外。有不事王屯。初九。陰。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陽下。赤符。光武。即位時。侯高。尙其事之象。

符至華亦光武同學。故六龍。易乾卦時乘。人漢以火德。王色尙赤。六龍。六龍。以御天。

### 翻空出奇

(一) 布局貴虛不貴實。蓋虛則空靈。實則黏滯。若史論題目。能用己意。將古人事實。翻空立論。則用意既新。局法自能舒卷自如。不為題窘。古人論文有云。語徵實而難工。言翻空而易巧。悟此則作文立局之法。思過半矣。

(二) 古人事實。何以能翻空。仍須從題中得間而入。如張子房受書於圯上老人。蘇東坡看出老人是秦之隱君子。故能將黃石公一段。全然翻空。而用己意。



立論。仍收到實處。蓋前半既用己意翻空。後半必用己意證實。此作文布局實者虛之。虛者實之之法也。

(三)如此篇論完璧歸趙。人皆稱藺相如才能應變。文獨以爲非計。而有天幸。前半層層翻駁。中間代爲設計。後半窮其利害。通篇全系翻空之筆。局法奇而正。

###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藺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爲信也。未敢以人言爲信。開手卽下一斷語。夫秦以十五城之空

名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先提出秦之情。作案。見不當挑其怒之意。趙得其

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

耳。緊承上情字來。奈之何。旣畏而復挑其怒也。此段言其失計。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

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

璧。則莫如弗予。用提筆發起下文一啟。夫秦旣按圖以與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

勢。不。得。不。與。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與。城。也。以下全代相如設想

立系論空

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

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取以城易璧則大王弗予城而給趙璧以一璧

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璧入而不與城則失信於天下此兩層全用規持法秦。王。

未。必。不。返。璧。也。此以曲直之理決之謂秦若不與城必返璧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

秦。意。未。欲。與。趙。絕。耳。言以下究利害令。秦。王。怒。而。僂。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

璧。與。信。此亦事理所必有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

也。天。也。上東若。其。勁。澠。池。柔。廉。頗。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

以仍歸到波作結天字

起首根據事實。中間憑空設想。後路歸到天意。通篇全用翻騰之筆。而局法。段法。句法。均斬截爽朗。並不用襯墊之筆。意足故也。

藺相如

史記藺相如趙人趙有和氏璧秦昭請以十五城易璧相如奉璧使秦窺秦無意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璧從徑道歸璧於趙

勁澠

池

趙王至秦與秦會於滎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為趙王擊缶秦請

亦盛兵以待秦廉頗頗趙之良將相如位在右廉頗不肯為之下宣言必

秦秦不敢動廉頗頗趙之良將相如位在右廉頗不肯為之下宣言必

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謝過王世貞字元美明太倉人嘉靖

### 文中立柱

(一) 作文立柱。是先立一篇之質幹。必質幹既定。然後可以分布枝葉。古人文  
字。必有正大之義。以立一篇之柱。惟既立柱義。則篇中議論。必處處顧定。方能  
一線到底。蓋柱意本從題目生出。發明柱義。即所以發明題目也。

(二) 有柱義然後局法從此而生。譬如建屋。分立間架。必先立柱也。柱義先於  
篇首揭明。以下或用翻騰。或用正轉。或提空立論。拍到本題。皆不能離此柱義。  
不徒局法整齊。即議論亦有歸宿也。

(三) 如此篇。以道字立柱。而道之不明。由於惑之不解。則欲受業解惑。不可無

師。通篇抱此主義。先提明道字。次以人非生知。不能無惑。一句領起。以後從此發揮。一線到底。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一總揭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緊承解惑見人不可無師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意在求道不擇人而師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一揭醒本段意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前說求道此說解惑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承上非生而知之來。報起下文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惑之不解所以聖益聖。愚益愚愛其子。擇師而教之。從淺層觀一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以深淺形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於此醒句讀之不知。惑之

此數句束住上文

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用筆隨巫醫藥師百工之人。此又從旁

視面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

若也。應前無少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應前無貴嗚呼。師道之不復可

知矣。此句回巫醫藥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一揭一

東往聖人無常師。承上聖人有師來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

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

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開道有先後。徵足上文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

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以道字立柱。一線貫串。中間用意。段段轉換。段段結束。布局最為緊密。可以為法。

句讀。徒讀音豆聖人無常師。論語夫子焉不學郯子。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

之故。郯子曰。吾祖也。吾知之云。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家語孔子

訪。樂於萇。弘。萇音長。師襄。鼓琴於師襄。三人行。必有我師。論語述

### 起結互應

(一) 文章布局尤爭起結。此處得勢。自然局法生動。蓋起筆翻騰而入。足以振起全局。結筆迴應前文。所以收束全局。如此則中間鋪敘處用筆不妨稍平。譬如峯巒起伏之中。忽見平疇萬頃。各有曠如奧如之致。斯爲布局之妙。

(二) 一篇之中有伏筆。有應筆。伏筆多在前半。應筆多在後半。前半伏筆多。凌空起步。暗照下文。如立竿見影。應筆多在題後回繳。如神龍掉尾。又有首段陡起。一路委蛇而下。至後段忽然陡轉。收束全文。此種局法。尤見活潑之致。

(三) 如此篇用意全在一因字。首段用翻騰之筆。陡然而起。如駿馬下坡。落到因字。第二段入題後。卽翻轉前文。句句新穎。字字峭峻。至結段生出妙義。筆筆陡轉。回應前文。掉尾倍覺得勢。

### 永州新堂記

柳宗元

將爲穹谷嶼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聳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

有爲也。起從人爲爾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然趣折筆起無下天逸其人因其地

全其天。因點醒字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首段翻起下文又遼其人三伏下段意永州實惟九疑之

麓。先點明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著此句爲下文有石焉翳於奧草有泉焉伏於土

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天作地生

惜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站出政望其地且異之。始得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

之邱如蠲之澗如旣焚旣醜。始至其地治之奇勢迭出清濁辨質。非復翳伏亂雜美惡異位。此言因

視其植。茂樹嘉卉出矣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泉出怪石森然。石出周於四隅或

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此言全乃作棟宇以爲觀游。逸其凡其物類

無不合形輔勢。此堂下勝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此堂外遠高原林麓之崖間廡

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應上天作地生句妙造自已乃延客入

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以下語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

因俗以成化。且承望其地異之句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承美惡公之蠲濁而

流清辨承清濁。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承作棟字以。豈不欲家撫而戶

曉數句寓頌揚於興作之中用意。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指堂下所

見山原林麓指堂外遠處所見之觀歟疊用兩折。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有寓

規之意。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起手陡然而來。有高屋建瓴之勢。後路推到政事上。將前半層層收轉。隨手帶出

頌揚意。與韓愈新修滕王閣記同一用筆。

永州今湖南零陵縣治 九疑山在衡州永州之界。鄧道元水經注山盤基蒼梧之野。峽

者疑焉故曰九疑 嵯巖嶼仕含切 譙門城門上為高樓以望遠者又曰譙譙言其美麗

### 複筆取勢

(一) 作文主意。須於篇中揭明。令讀者一目了然。其反正轉換處。即以主意作複筆。為一篇之樞紐。複筆或在篇首。或在中間。或在結尾。位置雖不同。而反正相生。總不離此主意。如帆隨湘轉。望衡九面。方見布局得勢。



(二) 作文貴明而忌晦。揭明主意，則明而不晦。作文宜機軸靈活，以複筆爲轉換之機軸。則局法靈活而不板滯。一篇之中，以三複筆爲正格。大約首段先將主意揭明，中間反正轉換處，則用複筆爲樞紐。至篇末以複筆收應全篇，則局法既一氣相生，用意亦一線到底，自然主意明而布局靈矣。

(三) 如此文，主意是惜賈生有王佐之才，而不能自用其才。篇首先以此意揭明，中間卽以用字轉換，謂非漢文不用生，實生不能用漢文，是從首段有所待有所忍轉出。後段則以賈生志大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繳足全篇主意。此三複筆之用法也。

### 賈誼論

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

此句虛

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承上接入賈生

提出用字立篇之局

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

有所待有所忍，是能自用所

其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

取也。首段虛籠與下非漢文對照愚觀賈生之論。指其所述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

遠過。王佐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看高漢文正也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

以有所為耶。為字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

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引孔

證是言有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

其厚也。此證有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

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愛字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

有為。而可以無憾矣。應上有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上將文

能待能忍意透發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

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折筆賈生洛陽之

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承上不能用漢為賈生者。用

中筆振起空。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

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此說能待安有立談之間而

遽爲人痛哭哉指到賈生是待不能待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趨然有遠舉之志其

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是能不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

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來上不能待與忍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

而識不足也覆筆繼足生之不能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前路放寬漢文而

其才此處轉到漢文身上是故非聰明睿智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莽之

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

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

沮不能復振此一廢補足題意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仍收到正意結

用複筆爲文之樞紐局法靈活筆意生動通篇以不能待不能忍二義爲賈生惜

而生之不能用漢文一語尤爲警動

賈誼

洛陽人漢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之召爲博士時年二十餘歲中趨遷至大夫誼請改正朔興禮樂絳灌等毀之云洛陽年少專欲擅權出爲

長沙王太傅帝後思諡召見宣絳侯周勃沛人厚重少文佐漢高祖定天下呂

室拜梁王太傅上治安策三篇氏之亂勃以一節入北軍遂斬諸呂迎

帝即位是為文灌嬰周勃陽人從漢高定天下與握天子璽授文帝諸呂既誅迎

上至長安到渭橋太尉勃請問灌嬰連兵諸呂之亂朱虛侯章告其兄齊王

陽乃與齊王痛哭賈誼治安策有痛弔屈原屈原七國時楚大夫諫懷王不聽

連和擊諸呂賈誼治安策有痛弔屈原屈原七國時楚大夫諫懷王不聽

長沙過屈原所自沈誼自傷為王太傅未幾梁王嘖馬死苻堅東晉時

平提側注

(一) 篇中有分兩項或三項者。如義均平列。則於總提後平分各項。用意詮發。

若義有輕重。或偏重一項。則開首用筆平提。以下或用串說。或用側注。均無不

可。又有擇其最重之一項。用特筆提起。再分串各項者。尤見用法變化。

(二) 側注之法。全在句法抑揚。字法輕重中用意。如云賢人之所為。衆人固不

也孔明

識矣。聖人之所爲。賢人亦不識也。四句一開一合。而衆人賢人聖人之身分。高下自見。其傳神處。在數虛字見之。悟此可知平中側注之法。

(二)如此篇。主意在不朽。而修於身。施於事。見於言三者。雖皆足以不朽。然必修之於身。若徒工於言。未足以不朽也。是以開手並提三項。以下卽云施於事。卽不必見於言。若能修於身。卽不必施於事。而言更不足論矣。通篇之用意如此。其平提側注之法。全在數虛字轉運靈浩。

###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鳥獸靈於草木。人又靈於鳥獸。三者之生不同。而同歸於死。言之可痛。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從衆人中提出聖賢。固亦生且死於其間。折一筆。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漏字者。眼。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此句照下人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句。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平提三項。是聖賢之故。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性分之事。權操於已。施於事者。有得有

不得焉。

人有遇有不遇即不能必其能施

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

見於言者不能無工拙從修身曆折而下神已

注到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先從事說起以下逆挽到修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

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之能施於事即不必見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

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即從施於事見於言若顏回者在陋巷曲

肱飢餓而已。之不得事施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之未嘗見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

之以為不敢望而及。之獲修於身者無所不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之真能不

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矣。再從事上折一筆跌况於言乎。上此句束下予讀班固

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

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之著書者多非不欲見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

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非有名於時暗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挽上鳥獸好音

之過耳也。挽上鳥獸此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再挽上而忽

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徒工於言仍與草木鳥獸衆人同

一悲也。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到一本題倍覺有文再轉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

朽。應前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全篇結穴著一東陽徐生少從予

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字日進

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擢其盛氣而勉其思也。勉其修之於身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

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法以現身賦

前半從修於身者層遞而下折到不可徒工於言後半從徒工於言者層遞逆挽

到修身三項之中高下輕重令人一覽了然而文情娓娓動人細玩之皆在數虛

字傳神阿堵中讀此可悟文章局法矣。

孔子弟子子論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子游子夏號四科我陋巷曲肱論語子也

一單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如愚人論語子曰吾與回

退而食其私亦足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有

其次有立功其是之謂乎太上有立德

### 中權扼要

(一) 布局扼要中權。就題中要義。在中間發揮。而前後互相迴抱。以取緊密。與前段翻騰。後路回應。中間鋪敘者。又是一法。蓋扼要既在中權。卽一篇之精神所注。前路可用原題起法。或用襯筆。徐徐引入。至後路。或回應中間。或用餘波作收。此虛實互用之法也。

(二) 中權布局。其用筆與起段不同。起段可以在題前翻騰。中權必須在題中生情。扼要發議。或以一段振起。或用兩段三段。層疊發議。則波瀾愈闊。神氣愈旺。要在相題定局。

(三) 如此題。應從豐樂二字生情。中間從滁州在五季時。爲用武之地。提空發出一段議論。爲豐樂作反背之勢。然後轉到承平既久。得享此豐年之樂者。由於國家功德。休養生息。所以致之。全局精神。多注於此。立言得體。倍覺文情茂美。乃非尋常作記泛語也。



#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因飲泉而得地其上豐

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俛仰左右顧而樂之

因得地而樂卽將豐字樂字輕輕帶出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因可樂而築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一找此

生出中後議論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二字反面生情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

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用當

兵之時豈能游樂反振下文修當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

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太平是豐樂之所由來用感慨之筆翻折而下氣勢倍增自唐失其政再拓開說

不平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

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

盡矣繳足上段太平之久意仍不脫山水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轉到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伏

辭句地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安問句而孰知上之功德休

養生息涵濡百年之深也。一到一筆掉轉歸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

閒既得斯泉於此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俛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此春句

夏風霜冰雪刻露清秀。此句切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

喜與予游也。首段意層層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

者幸生無事之時也。迴應中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

書以名其亭焉。與民共樂四字一篇結穴

首段敘亭之緣起。中二段提振發議。全為豐樂二字作對照。收段結束全篇。布局井井而自唐及宋。治亂興衰。均就議論中帶出。尤見用筆之妙。

滁今安徽李景南唐主 清流山在滁縣西北亦曰清流關皇甫暉等敗保滁

州匡胤擁馬頭突陣而入生擒暉並唐失其政海內分裂按自朱溫篡唐改號

李克用岐李茂貞蜀王建淮南楊渥吳越錢鏐湖所弒楊隆演稱吳王溫子知

太祖開寶八年遣曹彬圍金陵克之江南主降於宋

## 中間展局

(一)行文起結處。固須得勢。而中間又當知展局之法。展局莫妙於屢用提筆。生出議論。然每段結尾處。又必收束緊密。蓋不提振。則局法難於展布。不緊密。則局法又易涉散漫。必提振得勢。收束緊密。然後局法乃稱完善。

(二)文章鋪敘。多在中間。用筆每易平行。能用提筆。振起綱領。則文氣自旺。卽鋪敘亦有眉目。若起段用原題法。或後段補敘題面。則中間著議論處。尤須多用振筆。以振局勢。

(三)如此篇。中間公豈獨有羨於樂天云云。發出下文一段議論。又以樂天之平生求之於公云云。更以轉筆爲提筆。發出下文數段議論。文勢不平。此卽中間展局法也。

## 醉白堂記

蘇軾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原題起法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

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此一篇主意從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

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從旁而發一難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

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富貴必蹈危巖此乃東坡得於閱歷之言天之生是人也

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此句總上兩句意苟有以與之。將

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豈其所欲哉。用虛筆領起夫忠獻

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

羨於樂天無足怪者。任大貴重求去不得所以有羨於樂天此句結上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

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此以轉筆為提筆起下文文致太平武

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

安之。異域遐陬。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

樂天無魏公之勳業乞身於強健之日。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

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無也。魏公無樂天之閒

忠言嘉謀。効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魏公志操同於樂天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東上借樂天以頌也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亡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游。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此乃餘波引孔子者從正而高處觀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後世終莫之許也。引臧武仲諸人是從反面觀人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束住一句昔公常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從而書之。堂以醉白爲名。非從此發議。不能切題。妙在中間布局。波瀾層出。其以魏公與樂天比較處。必揭明同異。眉目清楚。後段見魏公自比樂天。有虛懷不自滿之意。

韓魏公 韓琦字稚圭。宋相州人。年二十登進士第一。與范仲淹在兵間最久。朝廷倚以爲重。時稱韓范神宗熙寧八年薨。琦歷相。仁宗英宗哲宗三朝。

神宗自為碑文載琦大節其首曰兩朝  
願命定策元勳之碑證忠獻封魏國公

### 白樂天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唐太原人元和進士旋遷左拾遺

江州司馬後入為主客郎中遷知制誥文宗太和三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即其地營園林居之不復出怡情詩酒自號醉吟先生有池上鷺迷園林之勝

### 臧武仲

名紇魯大夫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臧武仲何如晉雨過御武仲御在聖人  
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是御武仲御在聖人

### 白圭

周人自謂治水司馬長卿相如之為相人自名相如揚雄漢揚雄曰古者  
過於禹見孟子子司馬長卿相如之為相人自名相如揚雄漢揚雄曰古者

揚墨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崔浩字伯淵北魏武城人浩纖妍白皙如美  
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崔浩字伯淵北魏武城人浩纖妍白皙如美

幸其私第多憤嫉以異事後作國池上詩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墜道里水之勝  
書多直筆人憤嫉以異事後作國池上詩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墜道里水之勝

一在西北隅一竹九垣第一而島樹橋道問之初樂天既為地主喜且曰雖有室無粟  
在水五之隅一竹九垣第一而島樹橋道問之初樂天既為地主喜且曰雖有室無粟

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  
書庫又曰雖有蜜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櫂焉

### 逐層詰難

(一) 文章有憑空發議者。有辨析事理者。憑空發議。出於理想。局法可以一氣  
旋折而下。辨析事理。必有依據。局法自當分段詳論。或極辨得失之理。或推論  
成敗之由。其用筆或設問答以難之。或詰辨以明之。總期詞旨雋快。讀者易曉

爲最上

(二)詰難之文。首段須先提出主意。以下每段之首。多設疑難。然後出以詰問之詞。須處處與主意相照應。使在我之主意無隙可攻。則他人之異論亦不折自服。行文顯豁呈露。方見布局之工。

(三)如此篇。武侯之意在冒危難以伐魏。文首段即提明主意。當時議者。多以爲非計。故中間設爲六不解以難之。語語詰問。處處顧定主意。局法一線到底。

##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若兩立則偏安矣。先揭明主意。以先帝之明量

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曲一筆以塞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

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勿疑也。以承先帝之命。以利害決之。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

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折一筆起下文。顧王業不可

偏安於蜀都。應上偏。安句。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乃一篇之主。而議者謂爲非計。出點

六不議者伏下解今賊適疲於西西備又務於東陸遜所敗為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此言乘時

之由出師謹陳其事於左以下分高祖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此接高祖

難不避危為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

一也以上言瓶劉繇王朗各據州郡繇據曲阿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

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此言不戰必以上

待亡坐而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征張險於烏巢討袁危

於祁連征西偪於黎陽攻袁幾敗北山遇趙殆死潼關討馬然後僞定一時爾謂非

况臣才弱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以上引強敵作曹操五攻昌霸不下

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

有此失况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以上言用兵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

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闔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

前寶叟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



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師以後言若不乘時出

不能用兵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

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以上言戰守勞費不當拘守也夫難平者事也起下昔先

帝敗軍於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漢敗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

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操以不用兵而有成然後吳更違盟

關羽毀敗呂蒙取秭歸蹉跌先主為曹丕稱帝又是凡事如此難可逆料成敗未

惟兵不用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起首說明坐而待亡不若戰猶可圖存此不得已冒危難出師之意也中間設六

未解皆為議者以為非計而發結尾言成敗無常惟竭力用兵以圖存仍繳足篇

首意。

諸葛亮字孔明蜀漢瑣之陽都人躬耕隴畝自比管仲樂毅徐庶稱為臥龍

也先主卒託孤於孔明先是帝禪建興五年孔明出屯漢中以圖中原會上表一通為前出師至六年敗於街亭是年冬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

兵擊魏軍臣多以爲瀘水源出四川西南境上流曰若水下流曰瀘水會金沙

疑孔明復上此表漢高祖與項王皆軍廣武指劉繇三國吳字正禮避亂淮在

也爲漢祖被創傷帝胸乃捫足曰虜傷吾指劉繇三國吳字正禮避亂淮在

淮繇不敢之州王朗三國魏字景與以通經爲郎師事大尉揚賜曹張繡父繡族

南渡江據曲阿王朗丕欲攻吳上景與以通經爲郎師事大尉揚賜曹

寇略南陽濟卒爲繇領其衆曹烏巢官澤名在今河南延津縣東南袁紹攻曹操於

操擊之中流矢爲繇所敗烏巢官澤名在今河南延津縣東南袁紹攻曹操於

烏巢操襲其糧祁連山在甘肅酒泉縣南本名連黎陽在今河南譚屯兵黎陽北

食遂勝紹軍祁連山在甘肅酒泉縣南本名連黎陽在今河南譚屯兵黎陽北

山操自長安出斜谷以臨漢中運米北雲山下黃忠操欲引兵還長安潼關在陝西今

潼關縣馬超反操自將擊之爲超昌霸東海昌霸反操遣劉巢湖在今安徽江

所追矢下如雨操據胡牀不動昌霸東海昌霸反操遣劉巢湖在今安徽江

爲淮西巨浸之境夏侯敗亡爲先主淵所殺中突將無前有衝突之才無人出其右

敗軍於楚初曹操擊備由青州奔袁紹曹操追擊備於汝南備奔荆州依劉

東連吳越曹操於赤璧曹兵大敗西取巴蜀劉備既得荆州復西至蜀攻沔

而東克關羽敗取襄陽威震華夏曹操患之時呂蒙亦動孫秭歸今湖北

備憤關羽之死自將擊孫權相拒於秭歸已而進軍據亭爲吳陸遜所敗